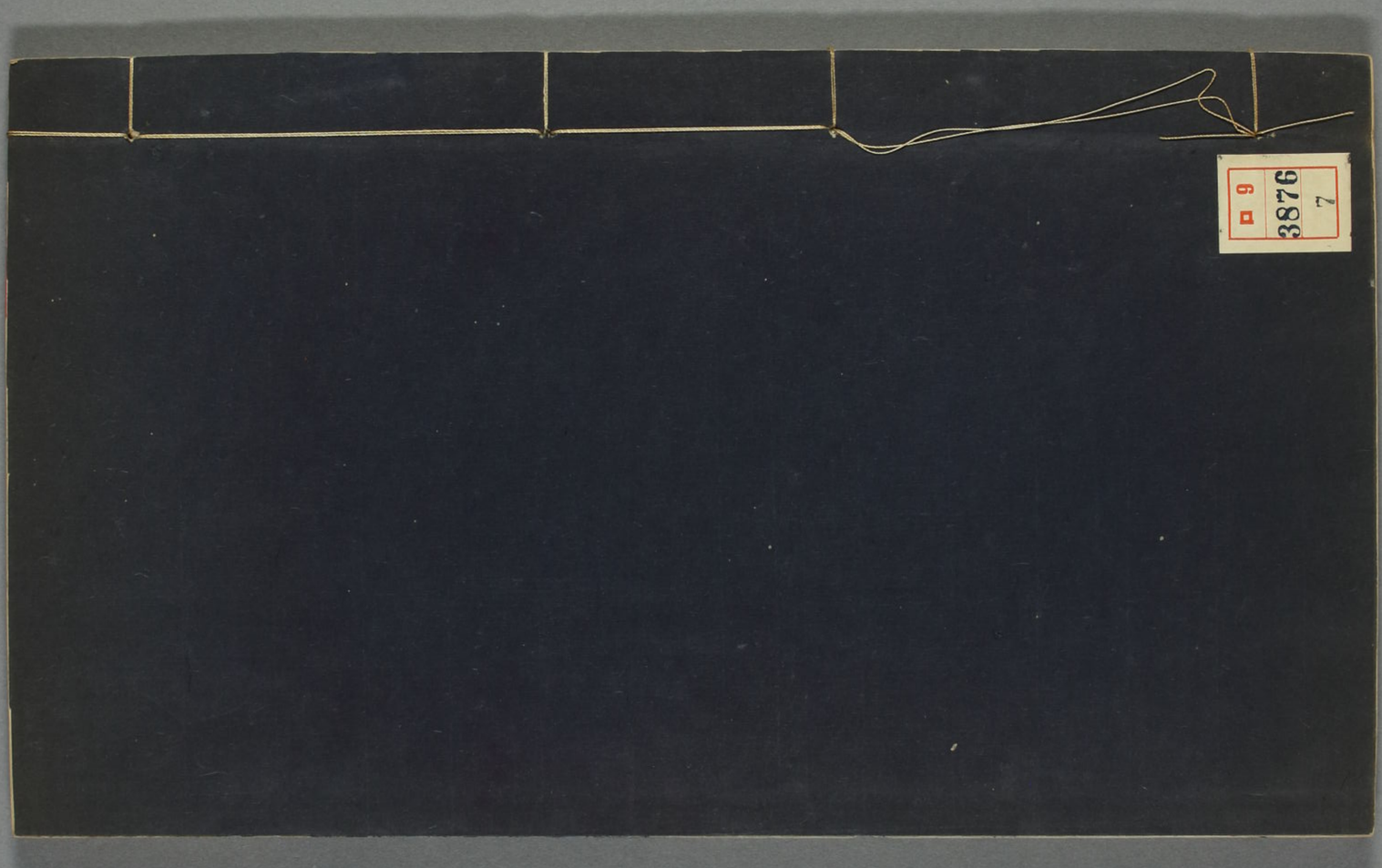

9
3876
7

3570

門口9
號3876
卷7

彙纂功過格第七卷

救濟與人之二

總論 救濟必挾勢力以行。身處貧賤。恒憂其事之難爲。然無其力者。終不可無其心。間亦有陬窮淪落。目擊而心傷者。雖力量不足。而悲憫之情。惻然難已。不惜困苦其身以救援之。此其爲功尤非尋常之可比也。奉是格者。正宜於不易能者勉焉。○李弘齋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沈龍江曰。君子處心行事。須要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我力量所能稍與人行些方便。即是有益於人。

一功 行一方便人事。

增註 方便人事。亦有大小輕重之分。格但列諸一功。必指夫輕且小

早稲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26.6.6受
藏書

者。原本尚有云。行舟濟一路人徒步。及渡一人。又云。扶一人顛危。指一人迷路。又云。見有礙人處。亟爲正之。愚謂此正方便之輕且小者。可統于此條之中。循是而廣推之。其類可緊見矣。如下文諸條。何莫非方便人事。然有費於已者。則另列之。此條專主不費錢。不費力。隨遇可爲。盡人能盡。專守此一條以積功累德。夫亦何可限量哉。

徵事 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嘗語人曰。我輩一日。須行十件方便事。事不在大。當路一碑一石。礙人行。去之可也。子友成進士。公享遮道受榮封。○宋時有人既喪父。後於京師。見其父自己顧因隨之一二里。急呼曰。生爲父。輩乘馬行。拜之不顧。因隨之一二里。急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相教。父曰。汝但學鎮江太守葛繁足矣。其子問之。問何以見重幽冥。葛公曰。吾始者。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至十數。今四十年未嘗少廢。又問何爲利人事。公指礙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觸人足。吾爲止之。若人渴。與之。懷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行。惟行之悠久。乃有益耳。施愚山曰。按此。則凡人之行善。不得以家貧力薄自委矣。急須着眼。

廣義 奉持此條於公門中。體而行之。功德尤易積累。如近日秀水贊大成之言。何其識見之明透乎。費充縣門子爲錢令所愛。嘗曰。公門好修行。趁本官親信。若不行好事。是入寶山空手回也。費卒獲善報。余謹節錄公門之好行方便者。爲普天下公門中人勸焉。○張慶汴人。爲右軍巡院司獄。矜慎自持。日躬筭滌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罹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所恤。則罪人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喜誦佛經。每囚受戮。則爲之齋素。常爲好言教囚。果有罪。當自招。無誣良善。以重

己。過故不拷訊而疑獄常決。景祐四年。京師大疫。其妻袁氏病沒三日。未斂。忽然而甦。因告人言。見一白衣人。端潔修長。謂曰。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貴者。汝尙未有嗣。胡爲來此。言未終。以手提吾足拋出。乃得甦。明年生子亨。亨生三日。有道士丐於慶之門。延入。旣坐。謂慶曰。君本無嗣。今聞嬰兒。不獨爾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信乎陰德之報。未可量也。爾善保之。慶年八十三。無病而卒。亨爲左藏庫副使。有子六人。洪鐘鏞鍔。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鏞銳領開封薦。洪之子公袞公庠又登霍文端榜。士大夫以爲盛事。方知天祐善人。如影響之速。○楊自懲爲鄞縣吏。存心仁厚。時令好苛刻。自懲常爲寬解。不使含冤。曰。久令大信之家甚貧。私遺一無所受。而四人在禁無食者。輟己食之。粥以濟之。令嘗撻囚。流血滿地。怒猶未息。自懲從旁請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毋喜。喜且不可。何況于怒。令爲之霽顏。生二子。長守陳拜相。次守陞南吏部侍郎。長孫茂元刑部侍郎。次孫茂仁四川按察使。俱以名節著。後科第綿綿不絕。○秦檜酷虐。責人多至死者。後悔之。以流血爲度。有一隸仁心。數藏猪血皂板。人得寬責。如是九年。忽一日立班中。則足離地而起。檜呵其妖。隸曰。非妖也。吾今日上昇耳。問何所修。隸答其故。遂冉冉乘雲而上。檜由是刑罰少減。○顏光衷曰。古云。公門中好修行。何也。夫公門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寃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之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解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寃。教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

情故枉。無侮文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有數萬善人當困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寧無保佑。自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非福也。又有窮人無財可騙。從而酷刑徒損陰隲。積怨何爲。無論古昔。即今豪傑之士。潛身衙中者。亦時祭孤修齋。收葬髑髏。亦有親老家貧。求財養贍盡是好心好人。誰非孝子慈父。但恐視財太重。或乃陰譴非輕。何如酌財可否。存心方便。稍貶虎威。莫肆狠毒。命裡有時終須有。享福後來必長久乎。中有善信妙人。能以此意化導同儕。功德尤無量也。又曰爲公役者。慣扞文網。習鞭扑。如人業屠相似。積久殺機日甚。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入衙門。猶有心行。老年猶賊。并忘前性。又有自家本是好人。大衆共攻。竟墮惡道者。術不可不慎也。其斲喪甚者。狐假虎威。自謂豪傑。作奸慣積。舉謗胆智。而不知造惡造業。子孫受之。來生償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即觀耳目前害人過多。索騙恐嚇。爲邑民共側目者。有誰不罹憲網哉。間有掩髑誦經。以贖前罪。固亦良心之萌。然恃此謂過惡可贖。肆行不顧。則非也。得財不義。布施無益。且懺罪而復造罪。則益重焉。何如就此作方便。寬窮貧救窮苦。人知其忠厚長者。則倘伏必多。得財亦裕矣。近有公憲遠有冥責。思之思之。

◎不吝嗇物借人濟急 徵事 韓魏公賙人之急。或捐服用玩好。及脫室中簪珥與之。聖賢愛人。往往如是。至以器物借人。又屬易爲者矣。

◎見人偶然缺乏不論多寡能應即應。即十錢以內。亦記一功。 徵事 奚百三本一贅者。偶見一道者藍縷匍伏。請一舖家乞錢。舖家呼與人格 救濟

叱不與。百三憫焉。揆腰間兩錢。授之。是夕。即夢道者。與之去。贅及覺。願贅果落。○陳先生諱燧。家居甚貧。急於行義。常戒諸子曰。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也。○席啸濱曰。隨力救贍。事苟易爲。盡人宜勉。蓋善機切勿阻遏。阻遏者多。必致泯沒。將不復發。況富而後行。人苦不自足。正不知何日。乃是富時。李端純曰。人豈無意施濟。恒慮其難給。而惜費焉。惟約己之奉者。自能爲周人之地。於自己分上省得一分。則此一分便是贏餘。無難積善左傳王季子曰。儉則能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此留心施濟之要訣也。廣義嘗觀方定之之論周給宗族有云。士大夫有餘力者。建祠既畢。即當置田。既以供祀。兼以周急。然須量給之。使耕穫焉可也。若遊閑如故。而素飽不耻。適以滋其不才。豈所以閑家哉。

行小惠。慕虛名。君子不爲也。惟孜孜獨不能力作者。則計口濟之。此一段議論最精。救濟所以施仁。達此義。○收養無依人一日。廣義向來齋僧布施。皆不准記功。愚求其故不得。則嘗觀柴氏之言矣。謂富饒之家。習成錢癖。貧親窮友。不得少沾其潤。而喜以奉釋道者流。非眞喜捨也。其心以爲如放債然。捨一倍。則邀福可十倍耳。此之持論。疑於太刻。愚謂僧家道流。不幸爲無業遊閒之徒。不得已而求食。亦可云無依者矣。誠心所發。宜不妨準此例。然必其眞實苦行者。庶不以有用之食。飽不才之人也歟。○留無歸人一宿。風雨嚴寒之夕。○施一貧民飲食。徵事延平人祝染每歲歉。施粥濟貧。晚得一子甚慧。及試舉日。鄰人夢馳報狀元。手執大

旗書曰施粥之報放榜果然按凶荒施粥獲報雖大未必人人可能此條則易爲者杯羹碗飯咸可隨力自盡也○漢陽雍伯嘗設義漿給行人三年有一人飲訖問曰何無萊羹答曰無種其人懷中出菜子一升與之且曰種此生美玉且得好婦翁種之數歲北平徐氏有女翁求之徐氏曰得白璧一雙當爲婚忽於種菜處得璧以聘生十男皆俊異先後仕於朝因名其地曰玉田◎遠行攜挈一貧人省其路費一日一功◎放無利息銀救人重疾急務聽其隨便還納百錢一功扶持貧人吉凶大事及貿易資生者同論徵事浙有一士歲暮解館得束修八兩歸到渡口見有夫婦投水者士急止之詢其故夫言歲暮債迫欲賣婦婦不肯行故相率就死士惻然以八金盡與之蕭然而歸妻問故遂言貧人赴水事以修金濟之妻亦大喜明年士即聯捷官至都憲夫見人之急不惜忘已以濟之況富室大家僅如挹江湖之杯水且未必其人之不還此極便宜功德何忍錯過不爲乎○吉水解開家素富親故婚喪力乏者必濟之有告急者即赴湯蹈火亦不惜也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積善曰人孰不欲厚積富遺子孫而暇金玉乎哉生二子綸綰皆成進士◎讓免貧戶近時逋欠百錢一功徵事華亭文學李登瀛家貧僅田二畝佃戶以疾荒其田賣予以償租李知之惻然曰爾以病故不能治田非爾過也我雖貧尚能自存奈何使爾父子離散乎亟取租銀去贖爾子歸其人曰兒已成賣雖欲贖豈我許也李曰我貧人且讓爾租富室大家亦知積德我

當爲爾言之。遂與同往。主人感其義。許之。父子泣拜而去。日致禱祝。李君遂登甲子賢書。乙丑聯捷。○黃葵陽學士庄僕失火。庄舍燼焉。願輸家產以償所失。與參中丞。時爲諸生。讀書蕭寺。聞之。特歸爲之求免。免曰。出於不意。貲燬而家籍。實可憫也。幸姑賜免。異日析產。願減所應受學士赦之。明歲中丞聯第。按此事與格中語各別。而憫惻人之念則同。並誌於此。

◎荒年平價糶米。讓百錢爲一功。徵事

張乖崖知成都。夢紫府眞君招之。接語未久。忽報云。西門黃兼濟至。見幅巾道服入。眞君禮接甚隆重。明旦問諸吏。亟遣人往西門請至。宛然夢中所見。詢以所行何善。答曰。初無善事。惟黍、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糴。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艱食之時。糴之一樣價值一般。升、斗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如是而已。張公喟然興嘆。命吏扶於坐拜之。○茶陵陳天福歲凶。發廩平糴。貧不能糴者輒周之。有道人丐米。福與之。道人酬以百錢。福弗受。道人出題其壁。有桂子蘭孫聯步武之句。陳後富饒。復起經濟。倉三子皆登第。孫官至太常。顏光裏曰。世問富人多作糴糶事。是愈求富也。但可名曰經營。而此獨以倉爲經濟。此乃所爲常平而能平天下者也。布衣皆可爲之。何論權勢哉。且隨力隨分。皆可做而行之。何寥寥也。蓋貪者皆知求富而不知求貴。亦皆知以財貴而不知以德貴。平糴雖不見益。而子孫食祿有餘。天之償人。原是不薄。人宜何從哉。

三功 普傳一經驗方。無驗切戒妄傳。徵事 嘉定縣馮生好行善。家貧力乏。每自嗟悼。唯日與人救濟

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刻於石。後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公意。韓終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邪。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元豐時。欲復肉刑。詔輔臣議。呂正獻公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刖之。公曰不可。劓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內侍言宣德朝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獲寶無算。上命內侍至兵部查西洋水程。尚書項忠令都吏檢故牒。時劉忠宣公爲車駕郎中。先檢得匿之。都吏偏檢三日不得。項怒笞吏。劉公竟不言。後事寢。項呼吏再詰之。劉公笑曰。三保下西洋時。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案。雖在。亦當燬之。尚追究有無邪。項降位揖謝。指其位

覓簡驗良方抄寫遍貼城內外。一日進香南海中流風發舟覆。恍見數卒引至龍王前。諭曰。予寫醫方救人善心誠切。達於水府。我遣甲士救汝。與汝寶珠二顆。歸可致富。馮叩謝曰。某命合貧窮。安敢望富。王曰。貧富固由乎命。惟心好者命亦無憑。汝命雖當貧。汝心好。便不爲害。命長鬚將送歸。晚刻身忽到岸。衣不沾濕。貨珠竟成富室。

五功 傳人一保益性命事 編撰一保益性命書者加倍。

十功 爲地方大事作一公詞。◎處置一事。專求德惠及人。勿令禍害貽世。計遠思深。毋敢孟浪。徽事 宋太宗嘗獵於大名

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慶曆中切盜張海橫行將過高郵知州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在政府富文忠爲樞密范公欲有之富公謂不誅約無以正法且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遇盜不禦而反賂之法當誅然爲兵械具足者言耳今高郵無兵無械且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當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相繼出富公自河北還爲讒言所中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繞床嘆曰范六丈聖人○宣仁太后聽政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宰相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爲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祁承㸁曰夫忠宣之剛正豈有愛於蔡確而要於國家所不經見之事往往不可開端非特不可以語言文字罪人也○以上諸事皆見昔賢以愷悌之心持老成之識不見作用而澤被深長彼張目奮袂貿貿以好勝者安能有此盛德也蓋嘗論處事何者不當計遠思深淺人只顧目前賢者則否嘗有目前甚利而不肯爲目前雖害而不

肯避此非徒仁慈之爲而實存乎其明智也并雜誌數事於此

附錄

宓子賤爲單父宰齊人攻魯由單父弦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季孫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也其創必數世不息○張乖崖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矣不如早自異也命民拔茶以植桑歲至爲絹百萬匹民甚賴之○孫伯純知海州朝廷調發軍需有賒椿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苦之請以漂膠克折孫公曰椿箭共知非海州物益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代之恐汝歲歲無已時也衆乃止○佳古山自言近日收得浮軍三千入內亦是一大事湛甘泉不以爲然古山云吾固憐之耳泉曰固是惻隱之心今年既收入三千明年必有奄割三萬者則此三萬何辜可知一念之愛不必憑須得全體兼炤無漏○陳忠肅公經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圖益已怨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搆釁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益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唐代宗時劉晏造轉運船每船破錢一千貫或言所用不及半虛費太多劉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抛置須謀經久船壞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遺力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楊子縣置十船塲差專知官十

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塲既無破敗。
饑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止給合用實
數。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塲遂破。饑
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愚之載引數事者。欲
使留心救濟之人。須具此深識。則臨事種德。自有經
緯設施。其在士庶。雖權勢不屬。或爲地方條陳。或爲
官長籌畫。亦隨在可效其心計也。
以斯救濟。庶幾識通而功溥也哉。

二十功 除一民害 徵事

孫叔敖爲嬰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故。泣對曰。偶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及長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孫子秀爲吳江簿。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至則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孔道輔在寧州時。天慶觀道士塑眞武像。有蛇穴其前。數出迎人。人疑其神。或以爲龍。刺史曰。兩至其庭。朝焉。舉州人內外遠近。無不駿奔於門以覲。無敢怠者。州將欲上其事。率官屬往謁拜之。而蛇果出。道輔至。怒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往前以手板擊其首斃之。則蛇無異焉。郡守暨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莫不嘆服。由是知名。

附錄 晉周處膂力過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

及期年州縣交辟。增補白文民害兩字。包舉甚廣。如上所徵聊見其端焉爾。愚意嘗有官府立法未善貽害於民。又或有相沿故事。爲民之害。凡遇善爲紳士者。建白除之。其功更不細也。◎掩一暴露棺

埋一白骨。 徵事 李純之任成都漕司。仁民愛物。尤留心掩骼埋胔。有吏徐熙頗知爲善。凡遇善事。皆盡心贊助。一日有小民王彬夢至冥司。見一官召熙曰。李純之葬枯骨有功。增其福祿。汝贊助有功。賜汝一子。及第。李任滿陞秩。徐生子適果顯。○陳元金壇人。熙寧八年。饑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勝計。是歲生廩又生慶。皆爲監司。附錄 唐玨會稽人。家貧。授徒爲生。歲戊寅元將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肢體。攫珠襦玉匣。焚其骨草葬間。唐聞痛憤。亟貨家具。得數金。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飲酒且酬。少年起請曰。君儒者。如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許諾。詰旦事訖。出餘金酬謝。戒勿泄。未幾首禍者死。唐之義聲籍籍聞於人。明年己丙上元後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良久始甦曰。吾見黃衣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君導吾往。見宮闕巍峩。有一冕旒坐殿上。遂巡降揖曰。謝君掩骸。其有以報唐。拜謁畢。王謂之曰。君受命窶貧。無妻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君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出。遂覺。會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唐曰。此人便是。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之。家徒四壁。惻然嗟於語左右曰。唐

先生家甚貧。吾當料理。使其有妻有田。以給。不數日。二事俱愜。娶國公之女。食故國公負郭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眞義士也。後生三丈夫子。舉立頎頎。凡夢中所許。稍其數。無一不合。其神巧如此。

虞義 崇寧三年。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園。凡寺觀寄留柩櫝之無主者。及暴露遺骸。悉瘞其中。各置圖籍。立記識。仍置屋以爲祭奠之所。聽親屬祭享。著爲令。此事洪武年亦曾勅行。今廢置已久。愚意爲鄉紳者宜振舉之。誠大功也。

◎勸人收養一棄孩。見街市棄孩。因抱入育嬰堂者同。

附錄 勸誡溺女歌。原本何龍圖而文詞詳略稍異。蓋見世人都因貧而棄其所生。而溺子尙少。溺女甚多。故作歌以痛戒之。中間特爲貧人設身處地。令其不棄母溺而重致望於收養者爲歌曰。虎狼性至毒。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既收養。生女何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尙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想諸萬物。不幸爲畜類。得轉一人身。不知幾積累。世世欲爲人。此願又豈易。必也無過惡。再投人胎裏。人生如是難。既生輒殺死。能無觸鬼神。所以多疫癘。戾氣干天和。兵荒亦以致。惡事雖多端。惡莫甚溺女。朝廷設律法。最重殺人命。嬰孩方始生。試問有何罪。本是吾嫡血。必致之死地。骨肉忍傷殘。豈非大奇異。我因勸吾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遂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于子。男子多出外。女恒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恒順父母。男子少悲哀。女恒哭父母。女子多遠遊。女恒近父母。男與人格

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賢夫子。亦可顯父母。殺
女子不來臨終。誰送汝。微物且戒殺。何況爲母子莫
言女無知。冤報在臨死。人命必關天。陰譴豈能已直
待見閻王。懊悔亦晚矣。涕泣作此歌。普勸世間子。不
特不自殺。并須勸鄰里。救免一溺嬰。鬼神皆歡喜。消
災與修福。陰功莫易此。設使極貧人。有女萬難舉。切
勿可溺殺。携兒棄街市。竹籃作嫁裝。數行抵婚紙。哀
求來往人。慈悲收養此。好生體天心。免使一人死。即
是陰功。貧民須牢記。我更囑貧人。倘或棄其女。籃
上須遮蓋。恐防狗吠噬。世不乏善人。故須生時棄。棄
彼街市中。自有人收取。此法何從來。寔奉鬼神示。體
恤貧民情。傳法救人子。貧民若不從。神誅莫赦汝。至
若富貴人。收養貧家女。每救一人生。延壽當一紀。特
建育嬰堂。棄孩皆收貯。發此大善心。功德難筆記。貧
人與富人。成須好義理。積善何終窮。先從救人始。世
不殺一人。千戈自不起。永享太平年。歡樂何時已。溺
嬰不可爲。墮胎亦須忌。墮胎與溺嬰。其罪未嘗異。萬
福汝自擇。莫至死時悔。

◎出心力。扶助一人喪葬。 徹事 范文正知邠州、暇日

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傷見數人戚容。察商。涕泗不
已。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于邠。將出殯。衾斂棺
槨。皆所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
客感嘆。有泣下者。按出心力扶助人與出錢財扶助
人。實分兩途。而不忍人之心則一。

三十功 見人侵凌貧弱孤寡。竭力保護。 徹事 范文正知越州。有屬官孫

居中卒于官，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具舟，遣牙校送之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凄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嘉定青浦間有陳星卿者，年少高才，貧不遇，訓蒙村中。人未之奇也，村有寡婦屋數間，田百餘畝，有子方在抱，姪欺之，陰獻其產於勢家子，得蠅頭遁去，勢家子擇吉往閱新產，而先期使幹僕持告示往逐寡婦，寡婦不知所從來，抱兒泣於門，鄉人俱憤憤而愛莫能助。星卿適過焉，叩得其故，謂鄰人曰：從吾計，保無恙。鄰人許之。令寡婦謹避他處，明日勢家子御遊船，門客數輩，簫鼓競發，從天而下。既登岸，指揮洒掃，懸匾，召諭諸佃粗畢，往田間布席，野飲。星卿率鄉之強有力者，風雨而至，舉槍舂其舟，舟人出不意，奔告主人。主人趨舟，舟既沉矣，

遥望新庄所懸匾已碎於街，衆洶洶索鬬，乃擲而竄。方召主文謀訟之，而縣牒已下，蓋嘉定新令韓公頗以抑抑為已任，星卿率其鄉，即日往控，呈詞既美，情復慘激，使捕衙往視，則匾及舟在焉。勢家于使人居間，終不聽，竟置諸幹僕及寡婦之姪於法，星卿遂名重公卿間。

【賞義】按保護孤寡，舉其大者，愚謂凡遇凌弱欺愚，皆宜有以保護之。如崔煒之救老嫗，亦即此條之謂也。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店主毆擊，煒趨解曰：酒直幾錢，曰直一貫，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乃曰：蒙君解難，吾不敢忘，吾善治瘡疣，今有越井崗艾少許相贈，若遇瘡疣，一灼即愈。其後一僧瘡垂於耳，依法愈之，由是知名。延之者衆，遂富。或曰：老嫗即鮑姑也。

死珠崖將返葬郡將章傑希秦檜旨陽檄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令搜乎日往來書疏欲敗趙以媚檜蒙之度傑意不可解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翼日乃佯爲捕搜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乃誣蒙之他罪徙其官趙氏竟得無恙

廣義 按解免之功愚更欲推類而廣之如解免一株連無已之獄解免一懷疑欲究之案其陰惠人者眞無窮也敢誌其事於此

○狄梁公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皆論死公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

○石皐守定州唐縣兇惡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皐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燼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盡釋

○王文正旦任事久人有誇公於上者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日者上書言宮禁事上怒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上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眞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眞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眞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免罪者衆

○祁承㸁曰文正始以已所占問進以身爲救既至中書悉焚所得書公每事皆有機略此之謂仁術

倘使徒抱長厚之心。亦何能回天乃爾。○開元間。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金帛以賂朝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上加黜責。宋璟一無所受。乃進救焉。上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翌日。上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于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賄偶不及臣。非不受也。上深嘉之。○永樂五年。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無楊士奇名。乃獨召問之。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已上諸公。如出一轍。蓋小人則爲下石。君子必爲解免。存乎其心術也。

◎伸一人冤。徵事陳洎爲開封府功曹。章獻太后臨朝。有族人杖殺一卒。當洎驗屍。太后遣使傳旨。欲宥其罪。諸吏皆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豈可懼太后之威而不以實奏爾。曹弗頇。我獨任咎。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喜曰。君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既而太后原其族人。亦不罪洎。後夢一人泣謝曰。某冤非公不能伸。陰司以公有陰德。注位貴顯。及生賢子孫。敢來相報。歷官臺省副使。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仕。爲一時聞人。○仁山毛公未第時。與縣令徐公友善。徐素嚴厲。欲杖殺趙氏五人。而非其罪。公知其冤。值歲薦北上。令來訪。力爲白之。竟從其請。時公貧甚。令以爲大有所獲。而公則毫無所取也。五人亦不知所以得釋之故。公之陰德。大都類此。後登第。官至侍郎。○太倉城外賣餅江家。被讐嗾盜吏員顧某訴其冤。得釋。江有女年

十七下曰送顧所曰感君大恩無以爲報願奉此女爲妾顧歸曰吾見彼家之事豈望報於彼耶使妻具禮送回又攜往顧復却還再四不受後餅家以女他適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夫人見而問之顧跪伏不敢仰視夫人曰公非太倉顧提控乎我卽賣餅家女每思報德今幸相逢侍郎歸備陳始末侍郎曰仁人也竟上其事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周萊峰先生之祖名禮字惟敬爲府掾博文能詩守法不苟太守鄢陵劉公璟淡嗇重之鄢陵剛直忤當道侍御黃公憲恚之欲拔以墨悉拘諸掾掠拷之皆誣服禮獨鳴其冤搒掠數四血淋漓襟袖無撓詞黃怒繫之獄或曰此上官意何自苦乃抗言曰贓罪安在卽如君輩言天理人心澌滅盡矣默禱之夜夢群犬攢吠一朱衣偉人指而言毋畏第一大笠障前無虞詰朝黃復召鞫之乃大呼曰前上海令張蓋入太守門太守庭撻之果墨安能爾黃悟得解一時服其膽識後爲樂平主簿郭公如閩云周主簿禮一掾而攖當路之鷙五毒備嘗九死而昭

微事

宋有秀才年老累舉不提忽有盜踰垣入室難謂盜曰汝冒雨夜來辛苦料汝必不得已也盜實告曰我非盜營卒也因輸欠懼軍令不敢歸故來相投秀才曰吾有絹二匹與汝明日爲汝請于軍校盜乃拜謝而去越二年秀才赴舉塲夢此卒來前曰某蒙恩圖報無由竟死今秀才中矣又一日夢報曰君爲益州都尉有討命者我合當衛之後至益州道遇賊幾爲賊殺賊見有甲士救免○福建葉封翁習匠

業。久客於外。歲暮歸。過縣。見有數人。被械愁嘆。問之。皆逋賦不能完者。即其數。共十餘金。翁自料囊中金。足了此。遂盡與之。既歸。到門。俳徊未肯入。妻聞乃出迎焉。翁具以傾囊濟人告。妻曰。此極美事。淡泊度歲。奚傷也。是夕夢神告曰。上帝以汝盛德。令汝生臺閣子孫。念汝父未葬。明日視汝羊所在。吉穴也。次日放羊。從而求之。見臥一山隈。因乞其地於鄰子。舉柩葬焉。生臺山先生。爲盛時宰相。愚山子曰。十餘金之助。數不多。脫數人之械。德不溥。子孫臺閣。報云厚矣。而帝不靳。何也。取其心之誠也。翁囊不過十餘金。悉傾以濟人。是十餘金之心。即千萬也。況當歲暮而能捐之。是十餘金之心。不啻千萬也。夫人未誠于善耳。苟誠于善。天之報寧有不厚者乎。○耶鄴張翁家貧無子。置一空罈。聚錢十年而滿。有鄰人生一子。而身犯徒。擬賣其妻。翁憐其妻去。而幼子不能全活也。乃以所積代完贖銀。不足其數。共夫人復以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與一佳兒。遂生弘軒先生。○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病臥門首。饑濟頓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餘。代以贖罪。時母方懷娠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一地。即前徒業。因買葬之。◎發誠救援一良爲

洵後舉會魁。仍出甲科六人。◎徵事 唐劉弘敬資財豐盛。有神相者。決其三年內賤。必死。適因嫁女。買一婢。風骨姿態不凡。名曰蘭孫。詢其家世。洛人也。父官淮西。被寇俘掠至此。公嘆息曰。是忍置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是夕夢一袍笏者謝曰。余蘭孫父也。承公厚德。無以報。聞公壽已促。當爲請於帝。數日後。復夢曰。幸得請。帝許延公二十

五載。當及子孫矣。相者復見。大驚曰。君壽延矣。自眉至髮。皆有陰德上動於天者。○朱錦號岵思。世居上海周浦鎮。先世素封。值歲歉。取里中借券悉焚之。家遂中落。岵思生時。封翁伯師夢本縣城隍來賀。十三歲入泮。試輒冠軍。遄登鄉榜。三困公車。里中有有夫之女。鬻身娼優。將墮落風塵。岵思聞之。亟召其夫詢問根由。不惜重價為之合鏡。順治己亥。再行會試。岵思卜之關帝前。得和合婚姻。誕貴兒。籤遂中禮闈第一。

免一骨肉分離。徵事

王沂公赴試京師。路遇子母二人。哭甚哀。問之。曰。少官錢四萬餘。止有此女。今將賣之以償。旦夕分離。所以悲也。公謂其母曰。可賣與我。遂以白金如數與之。令其償官。約以三日娶女。逾期不至。其母訪至公寓。已行三日矣。留書一封。令其擇配。公遂連中三元。○臨安王公璟為諸生時。歲暮支廩銀回。途見夫婦兩人慟哭不捨。詢之。則夫以罪譴戍湖南。欲賣妻為道里費耳。公聞言大不忍。遂以所支銀贈之。誡勿相棄。指夫婦拜泣感謝。問其姓名而去。後公登鄉榜。赴京會試。於洞庭湖邊遇一婦人。識公貌。問曰。公非臨安王相公乎。公曰然。疾呼其夫。口稱恩人至矣。夫出見公。大喜。必欲留公入室。公不得已從之。見神座間有木主。書公姓名。香火奉祀唯謹。遂置酒留宿。同舟者不能待。捨公去。明日大風發。有人來云。昨前行者俱溺矣。公更留一日。始別。公後由科甲仕至巡按御史。二孫皆舉于鄉。冠冕蟬聯云。○河南劉理順屢試不售。讀書二郎廟中。聞哀哭聲。問之。乃一人出外七年不歸。其母年老貧甚。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明晚即歸商去。姑媳不忍分別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

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已極。只有納粮銀十餘兩。明早即送至縣矣。劉曰。汝取與我。官粮再作一書。內稱其子之語。言離家七年。已獲利五百餘金。兩月後便歸。先寄銀十兩等語。送至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遠商。商知其子在遂取原銀而去。越兩月。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一字不差。母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我也。每日合家拜謝天地而已。公是年赴試。廟祝見二郎親送焉。果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咏。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見公皆感泣。

○陝西袁公值闖賊亂。父子失散。流寓江南。欲娶妾生子。適有人賣一婦。與銀三十兩。婦至。背燈而哭。公詰之。婦曰。家中貧餓難忍。夫欲自盡。妾故賣身以活之。念平日夫妻情篤。一旦改事他人。故不禁傷痛耳。公惻然不忍犯。次日送還其夫。除身價不取。仍贈百金。令之治生。夫婦泣拜而受。一日其夫至揚州。遇數人領一童賣貌甚清秀。夫私計曰。吾欲覓一閨女報袁公。一時未得。盍先以此進之。因問身價幾何。曰。每歲一兩。童十二歲。遂出十二金沽之。渡江送至袁公處。袁公熟視之。則其子也。父子相抱大慟。已而大笑。此全人骨肉而適以自全之報也。唐時曰。袁公用金納婦。不敗其節。良已多矣。即聖賢處此。不過還其故妻。而不追身值。止矣。乃又贈以百金。則情意出聖賢之表矣。有此奇德。安得不有此奇報。

◎周全

一窮途人士還鄉。官與擇之。判北京。趙士珸爲幹之。父子爲辦喪事。津送其妻子。甚厚。命趙圻護送至家。圻事畢還報。忽作趙語曰。某不善攝生。壯年遽就

鬼籙荷公父子周恤之恩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弱妻皆得平達鄉舍不勝感激陰君亦以此重公將厚報也後擇之屢陟顯仕子孫昌大○尚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疾劇霖爲割俸送其母及其骸骨歸河東爲嫁其女于士族一日夢尉如生拜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已爲力請於帝今得爲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又夢尉曰某當明日生翼旦果然因名曰頴及長敦厚篤孝官至大理寺丞○雲間張友山先生自京南還同舟有兄弟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岸先生曰置於岸即死遂給其費而調之將分途其弟扶兄慟哭分必死先生又揆白金佐之行弟感恩拜謝請姓名不告而去先生正統時人雲間父老至今樂道其事

◎葬一望人及節女不得葬柩 增註 自救

援一艮爲賤至此何原本以發誠兩字聯貫寫下今欲徵事分明故離析之按仲宛救難及發誠以下四句蓋皆指其事而言若出財另當記功 徵事 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學家嘗送貲錢四十萬忽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喪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葬假助貲財元振不問姓名慨然與之涙爲友人所笑振曰濟彼大事君何笑爲及十八即舉進士後封代國公○寧崇禮浮梁人稟性好善常造棺槨施人貧不能葬者贍以錢米終其身不變享壽至八十餘後託夢家人曰我生平多造屋宅與人居住坐此積累陰功慶流子孫可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發解自此接續登科者不絕十四郎名謙光次年果發解自此以後子孫永無虛榜按白文獨舉望人節女想惟二者記功特重外此當准埋一白骨之條也 附錄 淳熙中汪玉山

爲大宗伯。知貢舉時。有一布衣交。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會於富陽蕭寺中。與之對榻夜分密語曰。某當與貢舉。汝文冐子中。可用三古字爲記。其人感喜。及試後。搜卷果有冐子用三古字者。遂取置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數日後。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洩漏于人。玉山終不懌。未幾以古字得中者來謁。玉山因訊之曰。子頭場冐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默然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與僧閑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乃某官女也。殯此十年。杳無骨肉來問。爲之惻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庭下。謂某曰。官人赴試。妾有一言相告。此去頭場冐子中。可用三古字。何也。對曰。子頭場冐子中用三古字。何也。

五十功見人淹殺子女。竭力勸阻。使得留養長成。一命

功出財周濟。則另記功。發明世之溺殺子女者。其情有二。或因生育過繁。或貧不能撫育。若因生育過繁而溺。勸阻之也猶易。若爲貧不能撫育而溺。其間倍有苦情。欲勸之者。非徒出口。兼當出財。出口猶在可必不可必之間。出財無不可必者。故功過格此條。徵事新淦縣陳翁性最仁慈。尤惨聞溺子女者。見鄰里爲此。輒以銀米付之。勸其勿溺。於是有本不欲溺而詭情以取錢者。翁後夢至一

處。見數人拜求曰。公福德人也。冥司極推重。但某等不肖子孫。以不仁之事。騙取大君子錢財。被罰於冥。欲求公於城隍府說一分上。免其譴責。翁覺而異之。逾月。里中各染疫症。有夢其祖父教以速求陳翁。翁乃具疏詞。焚禱於城隍廟。染症者一時竟愈。遠近傳說。吳郡沈彥昭述其事。翁之福報。當必有極其熾昌者。敬告仁人君子。咸當以陳翁爲法。

廣義 葉夢得云。兵興以來。有伏匿林莽。多因兒啼聞聲。遂得其處。不免被害。於是避賊者。率棄嬰兒不顧。有教爲綿毬置兒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少蓄甘草末。繫時量水漬之。使咀其味。兒口中有此。自不作聲。因鏤板以揭道上。已酉冬。賊自江西犯饒信。居民空城去。而嬰兒得全活者甚多。此亦遇變者所當知也。

百功 救一人死

發明 雲笈籤曰。能救一人之命。當延一紀之年。若所救又是善人。延壽又當倍之。

徵事 徵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風鑑多奇中。一日見仁愀然曰。汝至十月有大難。奈何。仁素神其術。亟斂貲歸。值大雨水漲。暫寓肆中。見一婦人抱子同投水。王亟懸白金二十兩曰。孰能救者。與此。漁舟救起。問其故。答曰。夫傭度日。畜豕鬻以償租。昨值夫他出。妾誤鬻得假銀。情急赴水耳。仁惻然倍價周之。婦歸。遇夫于途。且告其事。夫乃偕妻詣仁。至則仁閉門就寢矣。婦叩門仁問何人。曰。吾救水婦也。來稱謝耳。仁隔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明早偕爾夫來。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仁乃披衣出。纔啓戶。忽聞傾墻聲。還視。臥榻壓碎矣。後姑夫見之大駭曰。于陰德文起。氣色異常。不獨免禍。亦且獲福。

生三子。兩登科甲。○朱承逸居雪東門。爲本州孔目。
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視之有男子
携妻子將投水。叩其故。曰。負勢家錢三百千。息已數
倍。督索無償也。朱惻然護歸。正見債家悍僕。群詬其
門。朱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逼苶三
命于汝。安乎。亟取券來。卽如數代完之。其人感泣。願
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之。而去。值歲饑。承逸以
米二百石作粥賑貧。活人萬計。是年生孫股登熙寧
榜元。次孫肱亦登第。爲中書舍人。自後科第不絶。爲
雪名族。○馮琢菴父。平生好善。隆冬晨出。路遇一人
剖臥雪中。捫之牛僵矣。解裘衣之。扶歸救甦。向因無
子禱於東嶽。是夜夢告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上
帝已命韓琦爲爾子。後生琢菴。遂名琦。少年頴發二
十八中秋。三十六陪點相位。○楊少師榮建寧府人。
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衝決。溺者順流而下。他舟
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唯救人命。而貨物一
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業漸裕。一道者
語曰。汝祖父有陰功于孫。當貴顯。宜葬貴地。遂依所
指定穴。卽今白冤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
公。○河南潘解元。附二友入省鄉試。寓有神相。密語
二友曰。潘君將有大難。公等須急避之。二友信其說
各贈二金。托以寓小。使另覓寓。潘隨覓一小寓。夜於
水次見一婦投水。詢之云。夫買綿花織布。積布若干
昨偶出外。妾賣銀四金。不意皆假銀也。夫歸必受責
故尋死耳。潘急出袖中四金與之。潘歸寓乏貲。寓主
多出詬語。乃借宿于寺。寺僧夢諸神鼓吹下降云。試
榜已定。奈解元近作損德事。上帝除名。尚未有代。一
神云。相當橫死。安可作元。一

神將兩手摩其面云。今非解元相乎。僧默識之厚加留款。試畢往二友寓謝焉。相士一見大驚曰。公作何陰德。忽變爲異相。定首冠多士矣。榜發。潘果作解○康熙乙丑杭城大火。連日夜不息。延燒數十家。闔城官吏俱往救火。衆見火中金甲神。持紅旗左右招展。圍繞一宅。火至輒回。及火止。瓦礫中此宅子然獨存。乃北新關吏顧某家也。時顧奉公差往江南未歸。室內但婦孺數人而已。衆咸詫異。莫測其故。方顧之往江南也。舟泊蘇州。薄暮見一少婦。哭泣投水。急止而問之。則曰某夫欠糧銀五十兩。繫獄嚴比。命在旦夕。不忍見夫先死。因尋自盡耳。顧惻然。即解橐五十兩付之。婦拜謝而去。及顧回家。慰問者踵至。詢知其事。衆屈指計之。與起火之時適合。皆以爲陰德所轉移也○東坡外祖程仁霸以仁厚信于閭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本州錄參。嘗山有得盜贓服根者。所持刀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公知其冤。謂盜曰。盡訴冤。吾爲直之。盜果稱冤。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殺盜。公坐誅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東坡曰。某幼時聞此語。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並盛。而尉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故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尉掾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收救一類人格

棄孩 已有子女者能待如子女，終始成就。無淺賤心。加記三百功。備僕從之列。減半准五十功。其本生父母來認。即令携歸。不矜功。不受謝。另加百功。徹

事 程母侯夫人閫德最著。隣有商於外未還，妻死，幼子始三歲。夫人抱食之家。久之其父歸，請以子獻夫人曰。本食之。侯爾歸，非欲之也。令携去。乃納直以酬之。不受。其父感泣不已。里黨咸以爲難。

◎**除大惡不避禍難。** 發明 夫有大惡，我力能除之。在一國。則爲一國之福。在一方。則爲一方之福。君子誠以濟世爲心。即有禍難。豈暇爲畏避之計哉。○袁德章曰。愚讀此條。益歎功過格之立意盡善也。如佛氏慈悲之說。專以包荒爲德。而不兼吾儒義斷之道。則用慈而適以貽害者不淺。豈知積德累功。固有殺一人而其功莫大者。劉夢震曰。激濁揚清。此爲順天之命。安可一意姑息。昔王賀爲御史，逐捕群盜。多所縱捨。自謂子孫必食厚報。至於王莽。乃竟滅族。此何以故。蓋捕盜而縱盜。必有不當縱而縱。則如放虎養蛇。其害深矣。劉先生此言。的是至論。徹事

張忠定公少任氣爲俠，赴舉時，宿逆旅中，逆旅主人者，盜也。兄弟二人耳目異，覺之。夜未半，呼起行，聲惡。公堅臥不起，趣呼之，不應，手白挺伏門側，立兄排闥入，斃之。弟隨入，又斃之。乃起詣庖中，尋食已，燔其廬而去。土有僕持其陰事，落其女而橫，不能難，泣以告。公出遊，請僕爲御，出郊，手刃之去。二事皆除惡。能爲功於人者，近聞玉峰徐坦公先生，鼎革時，曾救一故宦子弟，蓋其家有從故朝宗室流寓海南者，以書來。一惡僕陰持其事，將發之。時禁令甚嚴，發且戮不已。情急，謀於先生。先生義憤於色，連夜往縛僕夫，婦

殺之。焚其尸。搜滅其迹。得陰叨惠者無算。與張忠定公事正同。附錄劉器之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省。使居言路。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如老母何。母曰。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報主。使得罪流放。吾當從汝所之。勿以母老懼器之由此剛直敢諫。一時敬懾目爲殿上虎。抗疏極論章惇小人不可用。及惇用事。公遭遠竄。語云。春循梅新。與死爲隣。高竇雷化。說者便怕。此八州。公歷其七。人謂公必死。公絕無恙。年八十。未嘗一日病。有一貴郎。揣知惇意。自求殺公。惇即擢爲本路運判。飛騎至貶所。相距止二十里。明日將有以處公。至夜半。運判若爲物擊霎時吐血而死。廣義按不避禍難。格之訓詞誠然。然責不容辭。尤在朝臣。身家蓋所不計也。若士庶居鄉。必有勢力者實能除之。則可。既非朝臣。又無勢力。冒昧而前。徒供魚肉。不幾爲從井自陷之愚乎。此修身貴仁貴義而又貴於智者也。

◎倡修縣要橋梁道路得成。因而取利者非。

徵事蔡君謨知泉州。建洛陽橋以渡濟者。又于萬安渡植松七百里以蔭行者。閩人勒碑頌之。洛陽橋在府城東北跨洛陽江。一名萬安橋。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先是海渡歲溺死者無算。公欲壘石爲梁。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乃遣檄海神。遣一吏酬飲。睡于海崖半日。潮落而醒。則文書易封矣。歸呈公啓之。一醋字。公悟曰。神其令我二十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凡日夕而工成。費金錢一千四百萬。公官至端明殿學士。子孫貴顯相繼。○歙縣查永寧祖販木爲業。一日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查立意救濟

獨任而貲本適四千。又已市木在山。因往彼處急賣。歸而舉事。及至彼處。木價騰踴。獲利兩倍。橋工既成。其本如故。◎倡建義學得成。建育嬰堂者同。◎爲公衆出力。不憚勞苦。不避仇怨。事賴以濟。不取酬。易者十功。難者百功。◎出心力成就一人家業。不私染分文。不發一矜語。附錄張孝基許昌士也。爲富人佃富人止一庶子甚不肖。被逐。富人病篤。盡以家財付基。後遇其子丐於路。基惻然謂曰。能灌園乎。曰。得就食幸甚。見其勤。復謂曰。能掌庫乎。曰。灌園出望外。何敢望庫事乎。竟使掌庫。愈謹愿。基知其能自新。曰。吾據彼父之財。不祥。舉家財悉還之。基死後。有友遊嵩山。道逢貴人。旌旗騶御甚盛。竊見

專車者。孝基也。前揖問所以。曰。上帝嘉我還財一事。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三百功 有勢力者遇荒年倡率捐賑。實心設立善法。以濟饑人。出財另記。發明胡振安曰。陰功有萬。而救人水旱奇荒。三空四盡。百萬生靈。數數就斃。仁人君子當此。苟可自全性命。即當傾財救濟。而一人之力有限。須約實有善心者廣爲勸募。設法賑給。庶幾轉溝壑爲衽席。此在大家殷戶。首當倡率者也。廣義救荒之難。既慮粟米不給。兼憂冒濫復多。設立善法。必賢能官府主張之。若士庶則盡策以獻。是乃人人可盡心者。然亦在因時制宜。非有死法可執。昔人論賑濟之法。設糜最下。而席文襄救江南大饑。特主賑粥。謂給散銀米。必須編審詳確。杜絕

弊端。饑民命在旦夕。豈能懸待。設粥則所賑皆貧民。爲救饑急著。是可見最下者。亦有當用之時。非可以一律拘矣。愚見蓋有兩說。賑米者。各里分賑。先立主賑二人。編募里中紳士素封捐貲糴米。家詢戶稽。分極貧次貧二等。極貧者日米八合。父母同之。妻子減半。次貧者各減半。先一日計口注票。親付其家。次晨集某處按號給之。但旬給斗升。曾子固嘗極言其害。莫若稱其家口。給兩月糧令歸治本業。無妨生理。此賑米不易之法也。賑粥者聚而待哺。滲氣薰蒸。更防變生意外。莫若用粥擔。每擔用白米五六升煮粥。盛以有蓋桶。外備小籃。貯碗十隻。筷十雙。鹽菜少許。挑擔至通衢。或郊外。凡遇貧者。令其列坐。人給一餐。食畢。即借附近人家盆水滌器。以便後食者。約每擔可食五六十人。十擔便足食五六百人。得逐里逐巷。每日輪行。無設廠聚人之弊。有隨時廣濟之策。此賑粥莫便之法也。如四月後。天炎不可用粥不拘。糙米麥豆磨粉爲蒸餅湯團之類。照散粥法分給甚便。其他爲法不一。昔賢若趙清獻富文忠諸公。籌畫井井。皆以官府權要行之。茲不錄入。特載一事爲士庶勸。○宋邵雲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曰何不乘時糶之。邵曰。是罔利也。或又請少價糶之。邵曰。是近名也。或曰然則將自豐乎。邵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雇傭除道。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挑浚蠡湖橫塘等處水道八十里。直通菱溪。中入震澤邑內。人爭受役。貧人皆得藉此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按是法范文正嘗用之。以爲饑歲與徭。使民得食其力。又氣血運動而疾病不生。具奏疏曰荒政之施。莫此爲大也。○萬曆丁亥水災。丁清惠公慨然以拯救爲任。令家人用米

易布。布加市價。米四升。費積儲千餘石。又修築田野圩岸。以備旱潦。計丈給米。費積儲六百五十餘石。昔人謂其不賑之賑。眞良法云。

◎勤行一切利濟事。不吝財。不憚力。有遇輒爲孳孳無間。滿一年後。逐事記功外。加記三百功 發明 薛西原先生好施人有疾親爲簡方合藥。嘗解綿衣以衣寒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又曰。天地間福祿。若不存些憂勤惕厲的心腸。他不來。若不做些濟人利物底事。消他不去。眞格言也。○高忠憲與安無曠尺牘曰。晉人語科第者曰。半積陰功。半讀書誠然。然陰功非但分人以財。救救切切。惟以濟人救人爲事。行之數十年。此意純熟。動念卽是。方謂陰功。何者。此乃仁心也。仁則生。生則吉。吉則百祥咸集。科第在其中矣。此萬驗良方。幸勿忽之。○顏光裘曰。有一等沮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夫施因當厄事就易舉。心隨偶觸。逐處可行。多方難人。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柴文伯曰。博施濟衆。泥事則需次有待。觸境則應念皆圓。實近取譬其易。泥事則需次有待。觸境則應念皆圓。實心爲善者。惟貴在在存好心。處處行方便耳。○又見廸吉錄拈案曰。有泄泄爲善。而駕其詞曰。善在心而已。奚必論事。不知憫人之死而不救。與救之者孰是。若使如天好生。不以仁政。能平治乎。昔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夫與妻同眠。妻恨之曰。予雖身在此。心却在彼。夫曰。然則吾願身在妾邊。心來汝處也。如何。此可爲心善不用施濟者作一笑柄。又有謂施濟有限。堯舜猶病。況匹夫哉。夫限我以不得爲。我旣謝不

爲矣。乃若財分得爲損我錙銖。救人當厄者。尚可曰吾不能遍及也。姑已之乎。又曰後來值此將難繼也遂吝施已乎。夫立人達人。未嘗不施濟。只顧分量何如耳。安有顚者窮者日見乎前。而我之力又足以拯之。徒以立達在念。不務博衆爲解哉。又有謂善在無心無意偶觸爲之纔作意。便不是者。此又大錯。孟子嘗云。孳孳爲善矣。武王嘗言。吉人爲善。惟日不足矣。夫子嘗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矣。今使有饑者於此。一人偶爾施之。過念即忘。一人用意照顧。日夕不倦。二者孰得此最現前易曉。而猶偏執如此。甚矣人之難悟也。

附錄 楊甸爲夔州推司。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有子年二十三習科舉業。一日稟父欲入試。甸曰。汝學未克。不可。夜夢神告曰。汝陰隲有感。汝子必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卷。場中當助其筆端。甸命子如夢改名。果中第六次年。曾試椿自夢神曰。題是行王道而王。及入試。果此題也。遂得中九十六名。殿試竟獲首唱。夔州使君邀甸上坐。令解推司之職。甸曰。念旬平日。仰託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遣公差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次樣錢。第三箇有萬箇小錢。使君不知所以。甸曰。每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旬爲小心平反之。有從死罪正爲流罪。即投大錢。有從流罪正爲杖罪。即投次樣錢。有杖罪者。量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錢。又每效周處行感應篇十種益利一件。有冤獄。必與辨雪。二收街市棄兒。倩人乳養。三每於仲冬朔收貧人六十以上。十五以下者。日給升米。養之。至仲春聽其自便。四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五有貧不成喪者。濟以棺

木。六女使長大。量給衣資。聽其適人。不計身價。七事
一戒殺。贖放物命。八每遇凶歲。貴糴賤糶。賑濟貧民。
九修治橋梁道路。十資給無歸窮旅。又常推己及物。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旬月今日得魁。皆因旬平日奉
公行善。感動蒼穹之所致也。旬一日在事。則一日可
行善。豈敢舍公門退職而自安逸耶。○連舜賓應
山人。家故饒好施。不倦。嘗往信陽遇盜。知其爲連舜
賓也。曰長者不敢犯。弟官雲夢。卒於其署。柩還應山。
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柩還過縣。縣爲罷市。後二
十年。其長老教其子弟孝友恭讓。必引以譬說其榮。
獨賴以生者。追思之不衰。生四子。二舉進士。曰庶曰
庠。○誌此兩人。以見孳孳以利濟爲事者。天佑之。人
悅之。無心爲感而應自至焉。凡爲善者。大抵如斯也。
○陳幾亭曰。俗諺有現世報三字。此在人事。已無足

疑。惟於天道。或有難信者。然積誠所感。實有其事。如
丁改亭先生童子時。鄉人大疫。公每出。則病者聞鬼
云。丁御史來矣。皆潛避。公自稔其異。未强仕。果入御
史臺。即子告歸不出者十四年。迨起南大理寺丞。
乃復仕。累擢操江都御史。入疑都御史猶御史也。其
止是乎。已遷少司空。未北上。又遷南大司空。時年七
十矣。又二十一年乃終。存問者三。公年四十五。夢八
鬼錄。明歲大饑。決志蠲糧濟鄉人。所活不下數萬。又
爲操江時。常寬活數十百人。其他實政濟民。自邑宰
至司空。不可枚記。此爵此壽。詎非活人現報乎。他人
不信命者多。經營而信命者多。坐聽何若。公之孳孳
爲善而福壽日增也。○朱在菴曰。不知有秋之利者。
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
福田之道者亦然。及其收獲則爭羨之。苟惜於下種。

曷可。
巽乎。

千功 造一事。利及無窮。

免無數顛苦。或保全無數性命。或不費力而萬民獲利。或建良法而上下俱安。千功言其功之多也。若士庶則爲主謀。爲贊助。其功與自爲同。

微事

宋眞宗時。農器有稅。呂夷簡爲濱州知州上疏曰。正宜勸民務農。請除此稅。上可其奏。詔諸路並除之。時王旦爲相。謂中書舍人王曾曰。知州呂夷簡。請除農稅一事。存心天下。眞宰相器也。後果執政二十年。○宋沙門息菲人舊有定額。給糧三百人。過額。卽取其人。投之海中。馬嘿知登州上疏云。朝廷既貸其生。若投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過額乞遞。年深不作過人移登州神

此條亦惟居官易能。或預防一大患。或酌減一賦額。或救

宗然之。詔著爲令。未幾公恍見一人。從空中來。扶二男女至前曰。公本無子。上帝以救沙門罪人。特賜富貴男女各一。言畢。乘雲而去。○宋太宗時。吳越納土受命。遣王永從均兩浙雜稅。先是浙田稅畝科三斗。永悉令畝出一斗。使還青苗。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當仍復僞國之法。太宗從其說。凡畝稅一斗者。自永始。惟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常式。永歷任顯秩。五子皆賢能。孫珪爲宰相。○潘恭定公恩爲知州時。其俗婦人不事女工。公教令種棉花。取松江善紡織夫婦四家。分居四郊。論里長率甲下人民。群而學之。周月後。親往觀焉。勤且能者。有賞。自此轉相鼓勸。未及朞。治內無遊閒之婦矣。公夢神人折二桂枝授之曰。公率民婦習學紡織。有功茲土。上帝賜貴于二人。

此其徵也長子允哲嘉靖乙丑進士仲子允端嘉靖
壬戌進士○蜀章太傅夫人練氏性慈憫太傅出兵
二將後期當斬練氏知之密使二人亡去俱奔南唐
爲將攻建州時太傅死矣城且陷二將遣人授以白
旗曰吾將屠城植此於門戒士卒勿犯也練氏不受
報曰二君幸念舊德乞全此城必欲屠城請先衆死
不願獨生二將感動城獲全太傅十三子貴者八人
皆練氏所出宋興子孫振振及第至達官者甚衆章
得象其玄孫也○王均亂蜀雷有終討之欲屠城時
蜀名士范燦范鎜暨文鑒間道迎王師曰蜀人懦弱
其脅從者畏死耳城下時乞勿屠戮鋤其兇黨可也
有終見三人皆偉丈夫又感其至誠爲改容曰非聞
長者言幾作忍心事矣於是合城獲免三人之力也
范氏子孫蕃盛爲蜀甲族文鑒享上壽施愚山曰按

此與韋夫人俱不恤其身命而救全一城生靈者其
功德累世享受無量非可以富貴子孫盡之也○昔
衛仲達被攝於冥冥官命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
錄盈庭善錄纔如筋小冥官色變索稱稱之小錄比
惡錄更重官喜曰君可出矣蓋朝廷嘗大興工役采
三山之石衛上疏諫止之此小錄乃諫草也雖朝廷
不從而善念甚大故雖無窮惡念得以准折惜惡念
太多不可望大拜後官至吏部尚書夫事之未就者
而見重於冥如是則實爲者可知矣○又留餘堂拈
案一則極言爲主謀爲贊助者權雖不屬於己功實
可以易爲萬曆間秀水姚思仁巡按山東河南嚴刑
致死者衆一日攝至冥司群鬼索命冥王詰之姚曰
某爲天子執法耳王曰豈不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乎姚曰固也當兩省凶荒某上疏請賑所活不

下千萬。獨不可相准乎。王曰。此爾幕賓賀燦然特作。疏稿力勸汝上者也。已註其中年大富貴矣。姚曰。稿雖賀作。疏由某上。獨不可分半乎。冥王依言。放令生還。賀亦秀水人。後四十成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謹按論勸化之功者。謂能勸傑有才。權貴有勢。才。勢者。人中之江河也。潰而決之。懷山襄陵。若引歸正道。則通舟楫者。數千里。穿爲漕渠。則灌田地者。億萬頃。其害大。利亦大。是以古來聖賢。皆急收才勢之人而用之。幕賓者。名爲豪傑權貴所用之人。而其實則用豪傑權貴之人也。且居官者。功多過亦多。互相準折。餘積無幾。若幕賓則有功無過。是謂淨功。如儉家營利。耗費既少。致富無難。居官者。政成而萬民譽之。績奏而朝廷榮之。陽世之福報既奢。則陰司之紀錄亦減。若幕賓。則有德無名。是謂陰德。如良醫愈愚父。父不知酬。子謝百倍。故冥司註幕賓賀燦然之功。在廵按姚思仁之上也。推此而論。凡爲要路腹心。豪門親戚。及挾一藝一術。遊於富貴之家者。皆可即此意而善用之。誰謂造一事利及無窮之千功。士庶不可積乎。○按利及無窮之事。如上所陳。其端已可槩見。愚。愛思其極切實者。凡士夫居鄉。以其勢力可爲。必當留意於備荒之策。勸率同志。倡始捐粟。盡立規條。聞達當事。實心實力。躬爲任之。期於絲毫無弊。眞正可以利及無窮。而事取易舉。效期實濟。此其法莫精於朱子社倉之法。但後世之言社倉者。要藉小民零星捐輸。則渙而難合。朱子創法之時。亦從王太守借貸六百石。而後得以行之。今只須有勢力之士夫十數人。共矢善願。亦得五六百石數。則朱子之法。無難遵彷而行也。附錄朱子自叙云。

乾道戊子余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時大饑予與進士劉如愚勸豪民發粟減直賑濟里人獲存俄而盜發浦城近境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則以書請於府知府徐公卽以船粟六百石泝溪來予率鄉人迎受之餓民以次受粟遂無饑亂歡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王公淮來代守適豐登民願以粟償官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常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倘後艱食無前運之勞予奉教又明年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積新陳未接雖樂歲或稱貸豪右而官粟積無用將紅腐願歲一斂藏收息什二卽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儲廣積蓄卽不欲者勿強歲少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著爲例王公報可又以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乃捐一年之息爲倉三間以貯之十有四年已將原米六百石還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則累年所息也申本府照會永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皆余與鄉官士人同共掌管遇歛散時卽申府差縣佐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內雖遇凶年人不闕食又奏請以其法推廣行之他處令隨地擇人隨鄉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上布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五十甲擇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與置籍以貸之以濕惡還者有罰朱子自言數年來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蓋其成之也亦不易矣

千過造一事害及無窮發明

荀其設意條陳便爲千過不必待實然貽害而後加之誅

責也。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忽夢神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令欲以刑毒人。將來爾子孫皆被刑死。後統二子皆死於非命。至冀竟滅族。夫故作大害。忍心極矣。更或有自以爲利。而其實貽害無窮。如王安石之新法是也。

三百過致一人死 增註 士庶犯此條者。或以私釁陷害。固已更或有爲人主謀害人利已。此惡尤重。

徵事 台州舉人左蹕赴會試。文甚雋。房擬爲第一。忽夢神告曰。此台州左蹕文也。前居鄉受賂。若干。爲人請託。致有枉法而死者。陰譴已減折祿算。不可取也。遂黜之。及榜發。查對原卷。果左蹕也。蹕即客死燕山。○焦俊明早發登第。久而不遷。疑以坎坷忽天又上表章致禱。是夕有一幅素書墜廬前。細視之。乃天篆十六字。受金百兩。折算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俊明閱之。語塞胆喪。不久而斃。○又或有以淫慾而致人死者。雲間錢伯飛有子某娶妻後。私通一女。誑以未聘。女願締終身。促其請婚。某以無資對。女出二十金授之。既知有室。女又曰。不合失身。甘爲妾。某歸不敢啓齒。竟與之絕。女怨恨而死。康熙二年。某病在床。恍惚聞有刑廳票提。係某氏出告。詢之。父不解。某悟曰。此鄭都理刑也。有此事。不可不訴父。乃携子請岳廟宿道士齋。擬以四鼓進香。中夜某魂先入。見此女訴恨不已。神命先笞二十。未時再勘某哀叫而醒。歸家至未時。果如所言。○嘉善縣役魏義。以催科至朱君達家。知君達達出。窺其妻顧氏。突入竈下。舉手加氏頸。氏故目不窺戶外者。醜之。旋踵入室。泣而啼曰。此頸乃爲人辱。良久不出。役疑懼。急排其室門。則

已卽經氣絕矣。邑侯葉置役不問。笞其夫及婦翁各二十曰。不令後人以此塞責也。數月後。魏義奉差往嘉興。中途忽見鬼婦上船。卽作鬼語曰。催銀三四錢耳。何辱我。致我於死。須臾聞鐵索聲。義忽投水。其頸適緯繩纏結。愈解愈緊。七竅流血而死。此康熙乙巳年事。○亦有因誤而致人死者。逃於王法。難免陰刑。蜀民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嘴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膿血不絕。或時賭趙安。追瘡透喉。遂死。○汴郵一騎卒。巡警出城。甚早。至棘野中。有早行賈輕貲者。見卒來。疑有他志。匿棘叢中。而卒亦暗莫辨也。第聞途左有行止聲。近身不見。恐是虎豹。因以鎗刺叢中。中之。拽而出。則死矣。方知其誤。既無奈何。取其囊中物。棄屍於

棘。回此遂富。娶妻久無子。止育一女。早辰在門首見所刺之民。前而來。亟閉門潛窺之。竟入對門皮匠家。有頃。則元適生子。卒既知其因。不敢言。第厚遇匠。并憐其子。以女許妻之。匠喜過望。令其子事卒如父。一日卒飲酒酣臥。盛暑汗湧出。匠家子侍側。微以刀刮去其汗。卒睡中不辨何物。以手擊之。刀遂入腹。未卽死。亟呼家人言其故。女卒歸之。并家私皆還焉。按巡卒之誤。異於郭景章。然取其財。棄其屍。則其心忍矣。始無欲殺之心。繼有利殺之意。其償也宜。○又有爲人壓制心知其冤而畏勢。因循以致人死者。向子長爲袁州司理。與新昌令黃及鄰判官同考試南安軍還。黃之前任。卽向職也。鄰有親在袁。欲赴向任。拉黃偕往。黃不欲。強之。甫至。黃忽發急疾。走馳至新昌。遽毋妻訣別。向與鄰懦張叩問。黃乃道其詳。蓋黃在任

時有宜春尉誣平民四人爲盜鞫服定案申憲論斬黃至獄中察知其寃許爲昭白四囚頓首泣謝尉伺知之密白郡守守私於尉怒黃得賄變更黃力與爭論守不能難既而曰如黃司理言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必欲如初款黃度不可轉遂辭其事令司戶曾攝宜春縣事者代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同官好諭曰囚必死君固執無益今强爲書名牒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何罪焉黃牒倪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府縣經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黃一日見四囚來告曰某等枉死訴於上帝得直矣欲逮公某等爲懇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力請許展三年期滿則不能免今適已三年矣事雖恍惚然中心疑懼不能安故深畏來此不意纔入門則四囚同押追者已先在蓋上帝既不寬宥莫可逃也及母妻至一見遂絕倪汝遷曰四人之寃黃得其情卒不署押則守以下皆有憚四人必不死黃一押四人無生理謂死由一押非過也原情定罪何辭之有相去纔四十日死者七人寃者懇勿追而上帝不允可畏哉讀之令人懍慄虢虢爲愚謂此事當與周濂溪先生事參觀先生爲南安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不肯從寬先生力爭不能得出太息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爲也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求罷去逵爲感動囚減死觀周先生事而益知黃司理之罪誠難辭矣○又有因逼脅而致人死者如李舜卿以佃戶張三欠租必欲令還致自經死孫季明以女使與

小奴作過必欲根究致投水死雖其自殺實我殺之爲其逼脅使然也太上孝報因緣經特舉二事以爲戒此在富貴家常常有之不可不儆○嘗讀正道金格曰致一人死謂如語言中傷或咒詛厭禱或羞慚憤死或爲已于連皆害人於無形迹者若非法行刑及毆傷手刃不在此例註釋極爲分明至若感應篇所謂殺人取財乃盜賊之行與致人死者不可比而同集註歷引事實附誌一則於此見報應之靈異也○唐貞元中有李生家河朔間特氣好俠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畏法度屬郡守皆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眞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備聲樂奉士眞之禮甚恭

又慮有以酒忤意者僚屬賓客一不敢召士眞大喜以爲他縣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眞乃曰幸使君見厚欲盡歡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懼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陪席惟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眞曰但命之召李生入趨拜士眞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眞愈不悅瞪目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侍從皆愕有頃士眞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即牽去械獄中已而士眞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獄中詢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亦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今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駿驢負二巨囊吾利

其資。顧左右皆巖崖萬仞。而日漸曛黑。遂力排之。墜崖下。即疾驅其驢騎。宿逆旅。解囊得繒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至此。及今二十七年矣。昨夕君侯命以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我曩所殺少年。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為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為託。有頃。士真醉寢。急召左右。取李某之首來。左右即獄中斬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又與太守大飲。郡齋酒酣。太守因歎。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覽不加罪。為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客屬郡僚。無足奉歡宴。竊以李某善飲酒。故請召之。而愚戇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罪為何。願得明數之。且用誠於將來也。

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我一見之。遂忿然激我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詢其年。則二十七矣。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百過坐一人寃 謂死刑以下也。**徵事** 陳軒未第時。夢至一官府。門懸金榜。題曰。左丞陳軒。右丞黃履。後履官至右丞。而軒止龍圖學士。晚年語諸子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常思昔日守杭州。有達官執一老兵送府。欲杖之。此兵罪不應杖。遂令贖達官折柬相責。乃呼入行杖。不意因杖病死。至今二十年。恒以自尤。達法徇情。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觀此。則知坐人寃。雖無心者。且遭冥罰。況有心者乎。○崇禎末年。吳江縣民張士栢兄士松。謀鬻於里豪徐洪為妾。陳氏不知也。士

松料其志不可奪。先令鄰嫗俞姓者。託故假宿。夜統群兒。啓扉擁入。擄往舟中。陳號慟抵死。凜不可犯。陳之父陳俊訟之於縣。縣令章日炤寢閣不行。再訟之直指路公振飛。徐洪又賄某鄉宦飾詞以進。反坐陳以罵夫之律。援指批頰。繫之獄中。陳飲泣絕粒者三日。適司李至。聞冤而出之。率陳氏等入見直指。泣訴冤狀。隨即持刀自刎。血湧仆地。路公急下堂拱揖許以雪冤。目乃瞑。直指即日拜疏上聞。諸兒輕重抵罪。士松徐洪立斃杖下。縣令貶斥。至郡辭任。滿船鬼聲。次日死矣。俞嫗篤疾。不滿三日。亦暴死。某鄉宦之婆。賄囑託者。猝病瘖瘂。終其身不能言。

○兵荒之際見人困厄。勢力有餘。吝財不肯施惠。

發明 姚龍懷曰。謹按兵荒者。世界一劫運也。被劫者。順天之心。逆天之運。天心好生。順以承之。天運行殺。逆以挽之。人道之所以與天地參也。人欲一日而行千百善。一人而救千百人。舍此等時節。無處著力矣。又曰佛經稱人道之下有三道。曰畜生道。曰地獄道。曰餓鬼道。今觀刀兵劫內。橫屍斷首。何殊店裏懸雞。肉敗血流。不異街頭賣豕。是即人道中畜生道也。饑荒倫歲。千百成羣。面黃似菜。骨瘦如柴。一步三移。筋骸欲斷。十聲九歎。氣息全無。是即人道中餓鬼道也。又或惡瘡痛楚。皮開肉綻。晝泣宵號。縮身無地。何來醫藥之資。日給不周。敢望妻孥之侍。幽囚一室。慘動四隣。是即人道中地獄道也。嗟乎。彼人也。我亦人也。忍見同類之人。生身覩面。墮畜生道。地獄道。餓鬼道。而不爲之心痛乎。援則其人亦止有人面耳。尚得謂之有人心乎。且世之縱兵者。擁粟

者。濫刑者。誰有渾鐵頭顱。那得長生氣管。人心一失。人面何常。一旦眼光落地。又不免與畜生地獄餓鬼諸公。把臂入林。也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哀哉。徵事黃汝楫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將逃避。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凍餒之。欲金。吊贖還。不爾則殺。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萬。可悉贖其命。乃起所葬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歡聲如雷。汝楫生五子。開閣閱同年登第。聞間繼之。○全琮父好積聚。嘗使琮賫米往吳市易。吳荒。琮將米散給士民。空舟而返。父責之。琮對曰。見以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因便賑給。不及啓也。父雖不樂。私異其子。琮後封侯。○倪閔沙縣人。頴悟嗜學。用儉好施。舁出以錢自隨。遇貧則擲其家。不問知否。紹定三年寇起。蔓延侵境。兵獲從賊者。皆繫獄。閔憫其無知。縱法。日飲食之。已而得釋。後火焚民舍。將及閔家。賊黨相與撲滅。鄰家獲全。明年大饑。道殍相枕。閔發家以糜粥濟之。活者萬計。次年赴試人多夢豎旗於閔門。旗上書饘粥陰功四字。是歲果魁天下。仕至尚書。○袁了凡曰。凡係世家。未有不由祖德深厚。而科第綿延者。予舊館於當湖陸氏。見其堂中掛一軸文字。乃其先世兩代出粟賑饑。而人贈之者。文中歷叙古先濟饑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窜公而下。三代皆爲九卿。其言若合左券云。○貞西山曰。惠恤貧窮。必獲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言之。無饑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此語更極切實。有勢力者。盡三思焉。○袁君載曰。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日不刻剝。又能樂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

秋。恒得保全。不忍焚毀其室。此盜所快意焚掠者。皆積惡之人。宜自省也。先賢所以著其勸戒者。如此透徹詳盡。彼兵荒擁財。漠視鄉黨。惡之顯焉者也。無論天譴人怨。歸焉能無危乎哉。

附錄 房景遠爲齊州主簿。多惠政。景遠平生重然諾。好施與。歲祲。設粥通衢。存濟甚衆。平原劉郁經齊兗之地。忽遇劫殺。至數十餘人。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我食彼粥得。是誰。郁曰。齊州房主簿。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彼粥得活。何忍殺其親。遂還郁衣服。且蒙活者二十餘人。潛觀長曰。觀郁之得免。則姨兄好行德。尚有可恃。況自行其德乎。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可深長思也。人亦勉爲其可恃。與夫可以爲人恃者耳。不然。出乎爾者反乎爾。將有倚勢逼奪。致一人爲賤。致一人骨肉分離者。并累其親者矣。◎倚勢逼奪

同。徵事 梅侍郎初爲固安縣令。有中官饋公豚蹄。乞爲追負。公烹啖。召中官飲。并召負債者至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官意似惻然。公復呼來。戄額曰。吾固知汝貧。然持錢來。雖然。無可如何也。亟賣爾妻與子。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矣。公言時不覺墮淚。負者聞言愈泣。中官亦泣。辭不願償。爲之毀券。嗟嗟。世之索債逼迫者。深居高拱。自謂索其所當索耳。豈知其鬻妻賣子一段光景。有大不忍見聞者乎。

五十過

見一人死。可救不救。見人溺子墮胎。可救不救者。各一過。徵事 王文正公旦初

釋褐知江陵獄有一囚罪當死公求出之一如不嗛至五皷忽然得路急趨出則吏卒皆環侍驚語相向公怪問之曰值更者方五皷忽聞空中有聲曰起公將出矣方起整衣不意果出公默然心幸因引囚出獄竟爲平反周文襄公恍聞一死囚獄欲活之無由反覆不安形於愁歎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曰幸有此可生乃出其罪君子之救人死如此其眞至忍易救而不救乎又或有救人而不無費錢量力可爲固宜勇決爲之蓋不忍之心所觸必多方以謀之而此心始慰乃吝惜財物轉念忽已其爲不忍幾何由是推之欲其委曲爲人捐軀報國未必然者矣是人也即謂之惡人也可○高郵張百戶以公事渡湖至淮其返也望見一舟浮沉波上有人據舟背呼號求救張心憐之呼漁舟往救不肯張即解裝出銀十兩與之漁舟乃肯行救至則其子也父子抱持慟哭問之曰因有事候父而來遭風被溺稍遲則葬魚腹矣語云爲善最樂其樂安在只是用薄值得厚酬討盡便宜耳張百戶用銀十兩救活一子世間便宜事無過於此者矣然人人皆欲討便宜而冤竟無便宜者何也曰以先不肯吃虧耳張百戶解裝十兩以討便宜也又一人巨富適討帳歸悤一寺院前遙見巨浸中一舟沉溺或勸令募舟救之其人依回未允久之有好善者至憮然曰人命不可活矣然尸骸不忍其流漂也買棺斂之此事吾尚可爲募有能撈取一人者賞銀五錢撈得三人內一人則富人之子也撫尸大慟然已無可奈何矣與張百戶事參觀孰得孰失不令人啞然失笑乎○范文正公幼時恒以

救世。爲念。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否。相士云否也。再問能作名醫否。相士訝之。曰。何前問之高。而今問之卑也。公曰。惟宰相。各醫。可以救人。相士讚曰。君仁心。如此。眞宰相也。夫志切救人者。既遇而置若罔聞。人之相去何如哉。附

錄李繼隆與盧之翰有隙。繼隆方承命討虜。而之翰適爲轉運使。乃誣奏轉運使故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玭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庭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延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以爾賢耳。乃不才如是耶。尚在此安俟。對曰。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忠。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泰州。如此救人。不憚批鱗攖怒。而實無所爲而爲之。可謂誠矣。

棄不顧。微事

順德令胡友信修築城垣。兼闢演武場。其地近漏澤園。枯骨無棄盡棄之水中。或曰過矣。瘞之當有善報。胡曰。武備功之大者。瘞骸善之小者。不聽。後入覲。赴省參謁。忽一吏來見曰。今日奉院明文。入覲官不必面謁。又曰。小人得公薦牘索視之。皆。臚列其平日穢行。胡怒叱之。忽不見。既誤參期。

○掘地遇人骸骨拋

隨發譫語暴卒。○後魏宋世良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傍多骸骨。殘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爲荆州刺史。境內亢旱。見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命收葬之。卽日霈雨。已枯之骨。其感召陰陽如此。○平人一塚。徵事 閻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旦當徙去。文祥曰。吾當爲汝謀之。旦視之。乃荒塚也。果見衣縕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度活耳。文祥惻然。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夢寄宿大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得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先後登科。○宣城沈少參卜葬地。啓土乃古塚也。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乃立碑以識之。夜夢一戴冠博帶來謝曰。君掩我塚。又立碑。無以報德。君今共有貴嗣矣。已而少林生弱冠登科。及丁丑病不能會試將歸。夢人告曰。公今年當大魁。何可歸。因勉入。是科狀元。覩此二事。知平人塚者之爲過大也。附錄 唐盈川令將之官。止屬邑古寺。方寢有綠裳者前曰。將有告於公。公無懼焉。今曰。是何妖物。曰。實鬼也。非妖也。某榮陽氏子。嚴君牧此州。未逾年鍾家禍。乃護喪歸洛。夜止此寺。繼母賜野葛花湯。并室妹同夕而斃。瘞於此墻之竹陰。某隴西先夫人。訴冤上帝。繼母隨獲天譴。某無怨焉。所苦者。僧徒築涸骸骨之上。糞穢難堪。故來奉告。今曰。吾將奈何。答曰。公能發某柩骨。賜以衣棺。遷於高原。爲德不淺。今許諾。鬼嗚咽再拜。明旦令召僧徒。發涸土求之。乃得骸骨與吹痤焉。○乘危下石排擠人。徵事 漢司隸校尉胡

伸與扶風太守王宏素不相能宏爲李催所害伸因就獄竟其事宏臨死嘆曰胡伸小子勿樂人之禍禍必及汝伸後病見宏來以大杖擊之號痛數日而死○以私怨傾一人家業○

爲陰陽便利侵毀橋梁祠宇

徵事 孫毅齋世宗朝有特眷時上奉玄齋宮設醮公獨不肯冠黃冠遂乞致仕所居隣太清院當路欲舉其地畀公公曰此童時所釣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也吾既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塹地與公容適公榮歸其人欲自徙去公不許築墻障之附

錄 陳仲醇曰葬親者溺信風水至侵占他山伐人塚棄人祖父母骸骨怨連訟結抵死求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得福應尚遠禍應至近何其愚一至此○劉文定公曰地惟由於人之術則通其術者得吉憎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爲后祗而能毋萬類耶天惟聽於地之所役則葬吉者不復因其善而降殃葬凶者不復因其惡而降祥是天何足爲上帝而能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上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劉公此論極爲明達昔有人爲其子筭命不吉深憂之其子進曰大人何拘泥至斯乎中庸言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並非謂命好必得名位祿壽也尚書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並非謂命好降之百祥命不好降之百殃也數從理轉事在人爲憂在不能爲善豈必以命爲憂也後其子卒成名與劉公同意○柴文伯曰余嘗見

孤寒之家。未知營謀善地。而門戶堀興。公卿大夫。殫心力以求吉壤。而家聲易墜。固知福地不如心地也。○袁君載曰。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百里間。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為事。不知自己一箇元吉主人。卽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為善者。命曰吉人。是此人。通體是吉。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逼取貧弱人債貧使受鞭扑

附錄 於貧畧取公平之利。此正緩急相通。而彼此兩得者。故貧人蒙富人之濟應。必不可有負富人。而富人之濟應貧人。一則當輕其利。二則索取之時。尤當諒其情勢。雖以公賦之急。而貧民力不能辦者。官府亦且寬限緩征。矧夫同在里黨之中。有相收相賙之義乎。誠知其貧。盛德者直當讓免之。卽不然。則亦何難通情緩待。俟其徐徐繳償。何至用威迫脅。必令其賣妻鬻子以遂已也。主人無寬緩之心。其奉行者必從而甚之。人於已者有幾。而不知其虐於人者實深。造業不已。冥冥之報。蓋可畏也。

附錄 虔州吏李基督利近村。以一僕自隨。僕素負勇。自逼索錢於逋者。不滿意。縛乘上。灌以糞汁。甫得千錢。雷霆四起。震此僕於普安寺前。其錢布腹間。遂入於肉。皮裹其上。按律以贓物汚人頭面者。杖八十。灌八人口鼻內者加等。王法未嘗不嚴其禁也。然豪僕倚其主衙門之勢。潑胆妄為。彼鄉愚朴魯。奚所控愬。如此奇冤。惟含受之而已。當其時。必有神明在前。為之怒目髮指。天誅迅速。遠近快心。恃强肆橫者。抑亦可以共警矣。○愚按逼勒貧戶。使受鞭朴。在

仕宦家尤多。蓋恃其勢地。逞作威福。以石壓卵。何所不至。爲縉紳者。有心培德。必當嚴爲戢之。嘗讀羅文毅家書。可謂慈心苦口。附誌於此。羅文毅公在京上叔父及兄輩書曰。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也。謂有好名節。好德行耳。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記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切須嚴戒子弟。務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若爭一畝田。一弓屋。彼此不讓。或致人命。或訟官司。所益甚微。所損甚大。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憐。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陰德。奴僕放橫。必不可縱。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未可知也。◎秘一經

驗方 發明 凡人得一妙方。藉以餬口。不肯浪傳。亦常情也。但人有誠意來求者。則可與矣。更或年老無嗣則雖無有求者。亦不可不擇人而與矣。犯此二節者。謂之秘。卽感應篇所謂遷塞方術也。 徵事 白岑過異人授發背方。療之甚驗。有驛吏欲得其方。曾行救濟。與數十金。岑以假方與之。治疾不效。後岑爲虎所食。過一小叢於路。吏過得之。乃眞方也。

干過見人冤得白不白。 徵事 副使裴某以招撫至桂州原山賊賊帥黃沙卿大喜。留宴數日。因請樂。佩刀以二小奴酬其值。副將疑樂生漏泄軍情。得賂。潛語裴。裴恣縶樂生。請觀察杜正芳殺之。杜心知其冤。涕問所欲。生請去桎梏。沐浴巾櫛。與家人別。且言申雪地下。杜正芳皆如其言。既而沐浴訖。引頸就刑。杜爲之流涕。

下。預爲時日以報。既就市。謂行刑者曰。勿折吾頭。折之。卽殺汝矣。不聽。行刑者卽跳死。其夕副將在賓州。以心痛死。明年裴死。杜方宴客。見生來。杜醵酒曰。汝冤死。非我過也。又曰。知我冤。不能白。未爲無過。遂心痛而死。至今樂生死處數丈。不生草。○太倉王文肅公以子繩山公病。祈夢于墳。夢忠肅語之曰。公記靳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乎。公惘然。蓋巡道執海商爲盜。衆憐之。請一名帖往解。而終不應。二十七人皆拷掠死。嗟乎。矜名節人。極易犯。恢忍之病。若文肅公。其偶然事耳。而遂已獲譴於冥。故知力有可爲。必當以生人爲念。而不恤其已也。○念菴羅公。清介歸囊無一文。道經無湖。有楊貫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補分項。東甌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却。既而思曰。若是則此貫不得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移書謝項。因潛爲之解。楊貫得生。亦不知爲公力也。◎無損於已可方便人不

肯方便。 發明 格言彙編曰。路逢險處。爲人闢一步周行。便覺天空海濶。遇到窮時。使我留三分餘地。甘苦惟易地周知。而痛癢以設。恤身立見。有此方便心胸。隨見蓮開火宅。 徵事 淸好古處州松陽人也。處大水。發屋漂廬落。好古挈妻孥托浮屠以棲。廩廩也。有犯濤掉舟來者。呼亟濟僮僕賀吏生。扶好古卽舟。好古顧同避者尚數十人。太息曰。吾去。是其魚矣。乃諭舟子。始置已先載之。舟子曰。吾德公長者。故脫公。他何知焉。好古曰。此距平土不十里。女一往反。生此數十人爲德不已多乎。我終不忍。舟子意動。從之。衆畢濟。乃濟已。好古生六子。舉進士者二人。○平陽耿廉以罪械送京

師中途妻忽做產產血敗污人謂不祥莫肯納有李
凝者見之惻然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
倘產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不能生吾寧舍此而受
不祥何忍死其母子因留入室給之漿粥宋太史濂
高其行爲之傳彼夫私已而淡漠於人試與愛人情
勝者反觀並較良心不死吾知其顙不能無泚也○
歙州程孝廉濱溪而居溪上木橋甚窄有一女子以
探親過橋失足墮溪中孝廉遣家僮救之女通身衣
履盡濕不能歸家孝廉留到家中命閨中爲之烘衣
日暮不能歸令閨中伴之一宿次日送回母家女之
姑舅聞之不悅曰媳未過門宿於人家非完女矣便
令媒妁退婚孝廉聞之使人諭其夫家備道前因且
言汝但娶至家中若非完女我任其咎夫家因娶之
不一年而夫卒有遺腹子孀婦紡績教子讀書燈前

嘗流涕而語其子曰汝讀書成名毋忘程孝廉之恩
其子入泮後訪程則已遷矣隨登科丙辰入會場每
成一藝必朗誦拍案得意忽放聲大哭程孝廉與此
公隔號亟問其故少年曰七篇已成五篇若有神助
非凡得意不意燈燼焚卷勢必貼出是以哭也程讀
之大嘆賞謂少年曰兄既無用可見惠乎并求一千
做完二篇若中以二千金爲酬少年許諾出榜程果
中少年詣程寓賀之程置酒與少年飲坐中問程君
生平有何陰德故造化如此程良久述前救一女子
事少年俯地而拜曰先生乃吾母之大恩人也敢望
報乎因述母燈前語反有以贈程二千金之約蓋不
望分毫矣方便之益如是

附錄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
償翁聞嘆曰伉儷中道相背何以爲情吾幸不至饑

寒。且力尚克輾轉。措辦顧忍袖手以觀人離析乎。爲曲處代完後生都憲兄弟四人皆巍科。○趙樂耕富而好善。凡親友貧不能業者。即捐貲助之。有某生者。家貧好學。延之與子同學。書籍衣服。皆出於已。一日往廣東販壽木。值歲疫多病故者。遂盡所販與人。空身而返。又前某生以同學之力。得中爲州守。迎樂耕至任。贈金二百不受。强而後可。因謂守曰。我欲獄中一看。至則詢問罪人。某某欠賭未完。某某追贖無納。聲所得銀。助之俱得出獄。趙後享壽百餘歲。子孫多顯達。夫方便人事。好善者無往不爲。雖損於已不惜。乃無損者而猶不肯。豈惟涼德已極。抑亦種孽實深。人怨天譴。交集之矣。吁。是何心哉。○陳仲醇曰。宰相日有可行底善事。下至乞丐。亦日有可行底善事。只是當面錯過耳。

◎見人侵凌孤寡貧弱。可護不護。【廣義】孤寡之人。最堪矜憫。不保護心哉。感應篇垂凌孤逼寡之戒。此眞喪絕良心者所爲。料我輩寧或至此。故茲編過條。不復列之。嘗見感應篇解中。載果報一則。甚奇而快。附誌於此。○周傑占其孤侄寡嫂地。造樓二間。孤寡惟飲泣訴天。一日忽大雷疾風。移樓沙上。而空還孤寡地。傑跪地上七日不能起。忽曰。今知欺凌孤寡之罪矣。觀者如堵。

◎見一棄孩力能收養不顧。【徵事】吳郡孝廉陸在新字蔚文。少時嘗見一童子。纔六七歲。沿途號哭。憐而問之。蓋其父乃營卒。奉調過蘇。主將有公事暫泊。童登岸嬉遊。忽奉主將限刻開船。倉皇相失。童求父母不得。啼呼不已。陸蹙然引歸。明晨乃負童徒步行百餘里。追求其父。遇焉。父

大喜。同行者皆感激。時蔚文尚未爲諸生也。俄尊人病夢已登鬼籙。有神人曰。伊子有救孩還人之功。方當八洴。延父壽一紀。尊人病果愈。而蔚文適八洴。又救一女子赴水。越還其父母家。又於旅店還一遺金。其卷恍聞神語曰。此人有三還大功。宜中遂登薦之揭。曉後詢陸。因述其事。房考亦爲悚然。今陸公由松郡博。陞廬陵令。藹然仁聲。遍於士庶。豈知其未遇時。積德累功。蓋有素云。◎好

名撫一無依子女。生途厭棄。

五過 遇破壞緊要橋梁。力能修葺。漠不動念。◎路遇無主死者。不設法施槥掩埋。徵事 江南提學孫公胤騭未第時貧甚。冬夏僅一白布袍。一日清晨行僻野中。見有女屍。裸體浮水側。然脫白布袍覆之。胥寒而歸。後夢其女來謝。甲午八塲又夢見之。告以必中。榜發。謁房師。房師曰。子之文幽與。卻卒難動人。何以閱子卷時。覺燭光忽加精燄。字句倍爲觸目。因與發加圈。有不解其然者。豈其有陰助耶。觀孫公事。可知掩屍埋骼。爲德非細。漠然視之。其仁心不可問矣。安能無過焉。

三過 於富貴人前。阻一小輩謀生者。徵事 隋翟乾佑有道術。每忿雲安邑江流之險。十五處一日在縣署作法。召灘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者十有四獨一灘不至。乾佑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子。慨然進詞曰。觀君意。不過欲便舟楫。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惜。

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蠶。全賴挽負資生。今若盡平江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貧民之衣食。爲何如。太上之意。必不如此。宜更裁之。乾佑歎曰。汝之所慮非吾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神。各復其險。

廣義 按奐借一人糊口。則爲功。阻一小藝謀生。則爲過。格之訓誡誠然矣。愚意伎術之中。惟醫之一途。關係人之性命。若僅爲其人之糊口計。則貽害實深。是必無輕於薦。抑亦無嫌於阻。固當別而言之也。昔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之針。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笻。一針旋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去。不數日。足疾大作。公命追尋之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

一過見礙人處。易正不正。附錄

王叔昭常述周西隱先生教人。多於細處不肯忽。見有竹竿橫地。一簣越之。竟去。呼叱之曰。爾不見竹竿乎。爾則越矣。保無有趨而觸跌者乎。持起之。本甚易。吾以見爾之心粗而慢忽也。

◎路遇可憐憫事。有錢不施一文。徵事

江右郜翁旅於湖廣。訓蒙二年方歸。登岸散步。聞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銀將罄。我以償我去。見失哺必死。是以悲耳。公詢所負。曰十三金。公曰。吾同舟皆我江右人。人捐一金。足完爾夫之事。勿悲也。反而登舟。同行者皆不應。公捐兩年束修盡與之。未至家三日。衆鳩錢買米。公囊已盡。衆皆謝之。或憐而招之食。公不敢飽。比至家。語婦速炊。曰。吾舟中忍餓二日矣。婦曰。顧安所得米乎。曰。鄰家借。婦曰。借貸已多。專候

爾歸償之歸而復借可乎此尚有山蔬可以療饑取吾菜煮爛舉案一飽既就寢公熟籌婦念明晨又賈展轉不寐忽聞窓外呼曰今宵採苦菜作飯明年產狀元爲兒婦蹴公曰此神語也夫婦仝披衣起向天拜謝明年生子芬果狀元及第○端正道人蘇昺樂善好施持行功過格不怠有一異人頻受施捨嘆其誠一因謂曰子好施功大應得福報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道人曰吾欲子孫讀書不願富於是偕往眉山指示其處遂以葬焉子洵孫軾轍世謂眉山靈淑之氣萃於蘇家其致此者實由好施也○莆田林國鈞爲人好施與務以積陰德爲心鄉人貧乏者取貲財遣人投諸暗中以助之不使其或知也年九十齒髮落復生作亭名曰回年冠冕蟬聯甲於海內○高忠憲公家訓曰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貲已財但以方便存心歲羨剩飯亦可救人之饑敝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莚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之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筭計存些齏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行船見路人求附可附不附 徵事劉翊字子

翔頴陰人輕財好義嘗行汝南界中遇陳留張季禮遠赴師喪寒氷車敗委頓道路翊見曰君慎終赴義豈宜久滯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又嘗從京師駕車東歸出關見有病死道次者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里人饑困於路不忍棄去與所駕牛助生平種德蓋難盡述後遇異人遂仙去愚錄斯人

於此條之下。正欲使犯過者相形而內愧也。◎貧民哀告不應。發明佛典有云。有諸衆生。見他聚集作諸福業。但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訶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衆生。名爲顛倒作善痴狂修福。○顏先生曰匹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凡濟人所損寧幾。特足衣食者。不知寒餓之苦。視爲可已。泛泛置之。試設身處地。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輩若託生非地。便是這等樣子。在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救人。一錢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令我家業頓盡。少少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儉齋。錢癖能致然哉。一旦無常。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厚也。○李謙菴述沈先生之言曰。嗚呼。此事何其參差不齊哉。吾每當賓筵醉飽。箸不能下。主人仍薦珍無已。而貧人有終身不知肉味者。且有饑餓死者。吾冬裘夏葛。重疊在笥。猶欲製新衣。狗時尚。而貧人多衣不蔽體。夏無帳。則蚊毒剝膚。冬無被。則寒威刺骨。吾高舊大棟。安居甚適。猶復求池臺花竹之玩。而貧人則草屋坍頹。暑蒸濕處。上雨旁風。無可趨避。吾握扇涼陰。擁爐煖閣。時而臥簟。時而舉觴。猶患天時之不樂。而貧人則赤日煎熬。朔風擊射。靡停操作。莫憚艱劬。皮膚爲之剝裂。吾平居無恙。藥餌不絕。猶欲覓仙方。求丹術。而貧人得病。有求一二劑之藥而力不能辦。竟至於不起者。吾夫妻子女。和樂團圞。猶欲買姬廢。置僮僕。供使令。而貧人路窮無計。至有捐性命。割骨肉之歡者。吾給用寬然。猶務多積厚蓄。爲百年虞。乏匱而貧人有室如懸磬。朝不謀夕者。

吾盛陳筐篚。攀援豪貴。惟恐不納。而貧人巧一錢以延旦夕之命。不免於艴然作色者。吾陳陳相因。朽敗狼籍。而貧人有待吾鼠嚙之餘。而不可得者。何世事之參差不齊。一至於此也。吾今爲貧人綏煩。非槩以傾貲賑饑之類。强人情之不欲。惟捐所無用以化爲有用。則亦何妨爲之。如飲食而至於殘剩委棄。曷若少節省之。以惠及於嗷嗷待餔之人。衣而敝之。簸箕。與無衣同曷若使寒顫齒瑟之流。得以叨被其一二。抑多積厚蓄。終身不盡用。以貽諸子孫。則賢者不恃此足用。愚者雖得此。未必能享用。何如及吾身而施之得當者之爲善用也。愚檢沈先生原文較之。

荒年囤米待高價

一日一過 **徵事** 廬陵大旱。米價騰貴。龍昌裔蓄米千斛。閉不發糶。既而微雨。價稍下。昌裔乃爲文禱於神。冏廟更祈一月不雨。訖懇道旁亭中。俄有黑雲一線。從廟中起。雷雨大作。昌裔震死。官司驗之。得禱文稿。無不快焉。其孫應童子舉。官府擯不許同類爭麾斥之。家業日以蕭條。貧困不堪言狀。今人禱人有之。夫推其不發之。不禱於神。而實禱於心。也。吾甚爲之危矣。○魏時舉北直鉅鹿人。家多田産。積穀有餘。時值歲歉。因發倉廩出糶。價惟取時之半。以周人急。常語人曰。歲凶之半價。即豐時之全價。雖少取之。豈爲損耶。其心甚平。其見甚遠。席文奭曰。物價貴賤。出於時之偶然。今人輒指偶然之數。使若已之所有。稍有贏詘。即滋欣戚。細思良足發哂。

附錄 黃太守震諭上戶榜有云。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嘉惠小民。損有餘

以補不足。天道也。今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糴者。曲體富室之情。急謀貧民之食也。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歲勤動。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爲。乃安坐而奄有此粟。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之。已不免愧。今勤動而有之者。反不得食此粟而死矣。我安坐而奄有者。猶忍靳此而不之發。又何如其愧也。凡此等言。詢堪佩誦。

勸化與人之三　總論

也。所以勸者。妙於當機。所以化者。由於深入。要在誠念積中。兼以躬行實體。然後勸之能親切動人。而不言之化。更有乎於自然者。不則終爲扞格耳。持是條者。切勿徒循其文也。　附錄

鮑曼殊感應篇解云。或問周茂叔先生曰。曷爲天下善。曰何謂也。曰先覺覺後覺。閣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蓋人行一善事。止於本身增一功德。若勸化得一人爲善。則世界上少一惡人。反多一善人。其人舌以傳舌。又可轉相勸化。以至於千百人。若筆之於書。直可勸化百千世。如是善根。流傳永無窮盡。故太上以語善爲三善之首。雖然。語善有其本焉。吾者。心之苗也。言者。心之文也。心誠則人動。心通則人格。心平則人順。堛藏負子。異類而可使相化者。誠也。秦越人之治病。洞見人五臟癥結。故能知趙簡子於死後。而人不疑者。通也。江河載舟。小大弗拒。艨艟舴艋。群趨如鶩者乎。也不然。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嘵嘵焉。竊先賢之緒論。忝

流輩之指南。豈惟人掩耳而過之。
正犯太上所訓口是心非之戒耳。

一功 誠心勸人善阻人惡。

一言一功。附錄 倪汝遷曰。史稱雲長公好讀春秋。其文詞不少槩見。惟今所傳對一聯云。出雲長公筆。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嗚呼。即此便是大舜與人同善之心矣。何其廣大若此哉。安得不千載凜凜。兒童婦女。皆知敬禮乎。蓋善原是世間公共的物事。我一人行之。不若與人共行之。故能化導人於善。其功比自己行善倍之。義 勸人之道。貴與人以樂聞。要使發言必沁人心坎。昔劉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呂文靖即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何等用心。又如曹太后聽政時。兩宮爲讒言間隙。一日韓魏公等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魏公解之。后終不懌。歐陽公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魏公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乃稍和。觀此可知勸人。當求所以眞能動人之處。非泛泛焉陳詞。謂可得益也。附 錄 呂滎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與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與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又萬曆間。豫章新建縣有民窮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

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歸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遽來而餒。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故。里長大駭。亟傾其飯而埋之曰。若毋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或別有生理。奈何遽自殞爲。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何忍匿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我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特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遂稍饒裕。如二人者。亦可謂好人矣。一則仁而能恤。一則誠而不欺。固知細戶編氓。良心昭揭者多也。引而導之。孰不可與共爲善者乎。

◎贊助人善。增記按出言即爲功。其大槩也。亦有因贊而成者。則全賴其贊成之力。◎見人輒與言勸業守分。增註此條似即所謂勸人善也。然槩言勸善。固當相機乘間。非可驟以不入耳之談。召其迂愚之訾笑。惟勤業守分。不難執途人而與言。以其切實而當人心也。故功過格復申舉之。亦當逐次記功。眉叢徐偉長曰。君子與人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藝。商賈則以貨物。府史則以官守。卿大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功過格蓋取肫切愛人之意。偉長之論。所以示君子與人言之方。有是意者。不可不知其方也。附錄程明道於郵亭見壁書云。要不悶。依本分。明道深然之曰。若依本分。便是君子也。○杜時騰爲黃縣令罷

歸黃人羣號賦一詩留別曰三年休養力一日別離情魏事須先足苗田宜早耕身家忍處保衣食儉中行回首雲山隔飄然兩袖輕黃人家絃而戶誦之肫然以勤業守分爲宗眞慈父母之言也○張垂崖知蜀州嘗坐城門見村氓負菜出問何自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不自種蔬以食顧買之市乎笞而遣之○陶侃爲都督習勞不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訶辱還之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張全義治東都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嘉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是以里無遊民熙然成治徐俊上曰敎化小民首孝敬次和睦而

其眞實根基尤在勤儉兩字未有不勤不儉而可以立脚爲人者觀張公之用心其誠識治要矣○後漢王丹家富好施每至農時輒載酒肴往田間勞其勤於農者其懶惰者恥不與皆發憤自勵有浮蕩廢業者語其父兄切責之勤力而不給者貸之行之十餘年邑聚殷實風俗醇厚噫王君特里中大戶耳而其勸率一里不異賢守令之爲益分人以財而兼敎人以善又不等尋常施濟已也安得天下盡若此之富室哉

◎不係已責過他人子弟能爲婉轉引導一次一功

錢明

世當晚近勸人世既深之人言每難入欲其回心而向道所以用其言者不輕發也誠恐輕爲發之滋其厭聽反足以阻善機而絕啓迪之門若當子弟之年趨向未定惟人言之是從勸化固易爲力則不必其

與已關切。自不容吝惜於言。抑所爲引導者。或與講解書理。或與指引故事。委曲善陳。非開發其聰明。卽誘進其志氣。令之油然願親。怡然愛聽。意象間何嘗不可樂也。故愚謂此條。尤人人可以自盡。其所裨益。亦不可量焉。

◎見人有失。擇隱然處婉言之使之知改 發明

胡師蘇曰。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面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是相愛相成之至。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强辨不從。更塞他覺悟的路了。

附錄 史測曰。論諫者與諷而少直。諷猶術也。術猶不如誠也。魏高宗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不欲彰父之惡也。如高允者。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者。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高允一片忠誠。匪獨激訐者不能亦諷諭者所不及也。可爲諫法之知。

◎見人一易染疾病處婉誡之使之知避 發明

大凡沉默人出言必簡淡。如誠諭人亦只微舉其端。于人少所警切。夫所謂叮嚀者。必須再四着實。令之悚然入聽。朱子嘗言之矣。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此方爲盡己之心。

◎勸化人一切宴會嫁娶等事。槩從儉樸 附錄 汪西崖

昆曰。我邑偏處一隅。素風古樸。自陸北部多冠蓋交遊華侈之習。煽動耳目。士紳家遂靡然一變矣。今王

冢宰公率先復古往時會客非十肴不敢舉今以冢宰公故雖三肴客不恠也往時婚娶樓船連接笙鼓宣閱競以誇勝今自冢宰公不舉樂不張紅不用彩輿而里之隣近且有以舉樂張紅爲不自安者冢宰公見人厚款則怫然起兒人炫服則愀然憂每與人言節儉一端不憚諄諄往復以爲人品汚潔全係乎此士紳多承教焉今且循循然古風復覩也

◎調和人家骨肉不睦一言一功附餘

一止皆有定數然轉移禍福又在於人益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爲心極誠無妄者也人之一念濟人利物發於由衷初無所爲而爲則雖一時一事而精誠之極自可以上格天心如響斯應

◎說果報勸人一次一功附餘

陳良謨曰一作

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是以古今陰德感應之事昭然不誣蓋天心既格數即隨之而轉譬國之刑賞法制一定不易苟人臣真能以忠誠感動君心則既謫而召還臨刑而肆赦俄頃間喜怒頓殊又何不可易哉

○顏光秉曰近世病危者亦談冥報夢魂中或受神責且以誡其至親聞之輿人而衆習不解何也此自有說蓋其過絕浩大報絕驚心者既不肯言即父子兄弟聞之亦不忍洩間有一二人備知其詳轉傳數手即有詰之者曰汝自聽見否便把這話頭唐塞嗚呼冥報安得人人而顯之哉就其知者新猶傚省數日之後精神稍弛物誘復濃且漸放下矣譬如士人畏考黜愛科第這大利害當要時如何發憤久且忘之又如淫婦招刑偷盜被責色風中病豈不千辛萬苦羞慚刻責數時之後猶不禁也故往往有顯報習

久而忘之。長談而置之。瞞心而昧犯之。此地獄所以無虛而濟惡所以不悟也。

◎善勸大有力人造一切布施福二言一功外

雖全我勸人造福。盡人知其事之美也。然所為布施者。又當審察緩急大小以為布施。而廣齋僧道。脫剝貧民。而樂言放生。如是以為布施。亦奚取焉。故善勸人者。豈不在於明理識務之君子乎。○司馬溫公務實疏曰。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于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殿。修飾御容。其于孝也。不亦遠乎。斯言也吾每樂誦之附錄孫覺知福州。民欠市易錢斃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公。公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求福耳。公曰。佛殿未甚壞。佛亦未露坐。若為獄囚貸償官逋。釋此數百人桎梏之苦。即佛亦應含笑垂慈。得福不更多乎。富人惟命。囚圄一空。歡呼載道。○呂陶謂銅梁令。民麗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壯悤官不得直。貧至傭奴于人。公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公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為汝主之耳。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歸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即以作佛事資。解其怨結。全其骨肉。如此乃是真實造福。

◎勸息一人爭。附錄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箇不是。即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箇不是。即人之氣亦平矣。此息爭妙法。

◎見談論人非者勸止之。發明

虛清真人曰。凡掩過匿非

乃盛德事。自已不可有。爲人不可無。自已不可有者。自已過非。不可掩匿。有則是小人之文過也。爲人不可無者。人有過非。不可不掩匿也。◎燒毀淫詞惡術等書一卷。見

三功 勸止揚人隱惡談人閨闈。徵事 嘉興府學生李定性喜隱惡揚善。遇子弟後學萬曆年間年邁無科舉門人多應試者。強邀師同入省城。偶出遊。犯布政錢。因命題作一文。大受知賞。因得與棘闈發榜前一夕。夢其父語曰。汝前生少年進士也。因恃才挾貴。侮慢老成。上帝罰汝累困場屋。終不發達。前月有一士。應今科聯捷者。爲姦室女除名。文昌奏汝作口業文。訓誡後進。陰功不小。請以汝名補之。又因汝未錄科。託夢布政。故肯爲汝提携。往謝布政。各述前夢。相對驚嘆。◎婉轉解一人怒

五功 化人改一過 增註 愚謂過有大小之分。化有難易之別。疑其功亦非可以臆定也。此等 附錄 呂光洵按。吳有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粲在座。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詞。我乃懷私。噤不敢言。思之愧遂却富人金曰。吾爲陸公化矣。附誌此事。可見化人以行不以言也。

十功 置一册。聞果報事必書。滿百事爲十功。增註 得諸耳聞目擊。不能叙其事者。

熟記顛末。求人代叙。留以示人。此言語勸戒之第一功也。

◎富貴人勸他寬。聰明人勸他厚。隨地隨事。可勸則勸。此心經年無間。一言一功

外加十功。徵事紹興典。諸生韓弘儒年四十八。除夕。妻金氏夢其亡姑語曰。吾子善士也。奈宿緣有定。明年重九不能過。金恐傷夫意。秘不敢言。惟禱祈爲夫延齡而已。韓子新春赴錦。主婦即其表姊。進謁。見老婢數人。從容語姊曰。女大須嫁。幸使及時爲偶。姊從之。清明館歸。訪一宦裔。見几上多新傾銀。艴然正色曰。兄生長富貴。正宜輕財樹德。奈何貪小利。爲是刻薄事。且如兄意欲九折而銀工侵漁。使者取利。極好僅可八五。小戶以色銀入市。市者必故抑其色。極公益甚微。人受損甚大。在人極損利

在兄。即損德。筭來損於兄者更大。宦裔爽然。誓弗再傾。端午錦歸。途次飯店。見一宦僕。手持錦袍。請息人命。百般把持。一語不合。杯盤盡傾。遂急趨出。韓尾其後。至僻巷。見奴手裂錦袍。韓知其將以激怒主人也。隨往。謁其主。撫膺垂涕。詳述始末。指天設誓。宦素服其剛直。責奴而遣之。七夕前三日。主人宴師。坐有鄉紳自誇清正。言某親眉勢爭產。批一揭與受害人。到官受罰。衆賓責某族眉勢與事。批一揭與受害人。到官受罰。衆賓齊聲贊嘆。韓微哂曰。禁止眉勢。固盛德事。然親情族誼。亦不可傷。何如溫言受稟。詳訊曲直。在親族則理諭。借勢者急爲請解。如是乃不造業于疏遠。亦不結怨於親族。庶得其平耳。鄉紳斂容稱善。九月初。門下士中式者五人。詣館謁師。師訓曰。賢弊已進一階。宜益務修身積

德。以祈上達。切勿輕言納寵。以傷糟糠之情。切勿疎遠故舊。以致窮交之憾。切勿過爲奢費。以開妄取之端。諸生唯唯受教。是夜婦夢神告曰。上帝嘉汝夫屢次良言。造福廣大。汝祈壽胝懇。已於汝夫今生添壽二紀。汝夫福德正未可量也。

附錄 王彥霖謂人爲善。須是他自肯。亦難强明道先生曰。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如此。却都不管他。先生此言。其正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仁念與。

◎勸息一人訟

徵事 袁仲誠少業儒。鄰有異母弟足之。情諭之不可解。遂聲已財與之。而訟以息其兄不知而仲誠亦不言。惟甘貧讀書而已。二夕婁人持榜與。看曰。君有陰德。今得第二名矣。夫勸息人訟。人皆可能。袁公所爲。直是能人所不能者。不易爲尚且爲之。況易爲者乎。○劉矩爲雍丘令。凡有爭訟者至。即親自訓誨。常言忿怒易忍。公庭決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恒涕泣而去。大化其俗。按劉公之愛人。何其詩切。千載下讀其語。猶令人黯然欲淚。世之勸息人訟者。但舉劉公之言告之。固盡人可以感悟也。

三十功 爲人師誠心教誨一年。

講訓嚴明。言行並教。不妄作輟。

徵事 宋登爲塾師。善於誘掖。專功誠心。熙寧九年。長子綰已爲翰林學士。侍立神宗御前。及唱名。次子縝及二孫。皆一榜進士。上顧而笑。王恭從旁贊羨曰。此其父爲人師。至誠訓導所致也。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修脯不計。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童子一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

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誤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喜爲童子講孝弟故事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晚年生文康。人謂善教之報。又義命書載一士子入試。文甚得意。於寺中訪一神相士。士搖頭不答。其年果黜。因再往問其終身。士曰。君骨相寒苦。若求功名。其必大積陰德乎。士子歸途自念。吾貧士也。安能濟人。但我見近日爲師者多誤人家子弟。今當留心教導。以積陰德。後復與試。尋寺中相士再問之。相士曰。君骨相全矣。揭榜果中。鮑曼殊曰。孔夫子。百世之師也。子孫貴衍。累朝不絕。然則爲其化身者。家門鼎盛。身掇高科。如宋王兩封翁。及義命書所載。斷斷不爽。何足惟乎。爲人師者。誠能以二君子之心爲心。因其質。竭其誠。教以養身。則弟子多壽矣。教以立德。則弟子多賢矣。教以讀書。則弟子多貴矣。師以此三者施於人之子若孫。而天亦以此三者報於師之身。及子若孫。固其所也。吾願世之欲積陰德而力不能者。皆得於筆舌尖作大布施。壽壇上種大福田。則有化身孔子之說在。○查許國海陵人。精於六經。以奉議郎贊帥幕。僑居荊南。教授門人。往往登科。忽一日從容書曰。七十三年。聖師之壽。許國何人。敢繼其後。唯是平生。確遵善誘。故從門人。啓予足手。即端坐瞑目而終。

◎侍尊巍凶暴之人。能於其氣盛性發時。迎機善導。令怡然聽受。渙然解釋。一事爲二十功。

福壽全書曰。凡善救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自行。若人怒彼不是。我却以爲是。何異燎之方盛。又撼

膏。以。熾之也。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竇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蚡因盛毀夫所爲。灌夫不免。宣帝怒。益寬饒怨謗。鄭昌上書言寬饒進能憂國。退能死義。特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帝怒不聽。寬饒自刎北闕下。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謂東坡爲天下奇才。今其子怨齎至登聞鼓院。怨徘徊不敢投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謂深得張怒力。凡此皆不善救人者也。翟璜面折魏文侯非仁君。以得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也。文侯怒。任座謂君仁。則臣直。以是知侯爲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璜。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輿櫬詣朝堂諫。帝大怒。將戮之。元巖見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墮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唐穆宗時。崔發殿曳中人。因下獄。李勃張仲方倫等申救。皆不聽。李逢吉獨從容言曰。崔發果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子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諫官但言發寃。從未有言其不恭。并及其老母者。如卿言。朕何爲不赦之。此皆善救者也。善哉。吳曾之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怒則執轉盛。觀上數事。具驗之矣。愚按此一則言論深有合於迎機善導之旨。錄之以見其槩云。○陳子安曰。執性之人不可與爭。負氣之人不可與激。爭則甚激則傷。轉關捩柁。全在乎神而明之者。元帝欲乘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欲以頸血汚車輪。上怒。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周之屏在南粵。時江陵欲丈量有司以猶獞田不可問。此八觀藩泉郡邑各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屏悟其意

揖而出衆尚囁嚅汪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問云何曰君相方欲以法度齊天下肯明言田不可丈耶伸縮正在吾輩衆方諮然所謂曉人解事人者正以其能迎機導欲也吾嘗愛陸佃之答王安石曰明公立法本以愛民豈曰非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反爲擾民又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此與明道先生詞氣髣髴明道先生曰參政以道德佐人主凡爲此者欲助成公光美耳如此進言雖執性負氣之人不覺意動當時諸君子苟識安石性情不致爲危言激論其機何難挽回蓋奮不顧身直誠足貴而實求濟事則得之婉者爲多此勸人之不可無善道也○施則威日子嘗觀剛直者多戇柔慧者多術柔慧之人裨益不少不可與便佞者同譏也唐李晉王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違忤惟益罔敢譴慧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晉王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晉王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爲喻晉王信愛之寓事晉王小心恭順如養虎調馬使之媚己徐收匡益之功豈戇直無術身與事敗者所可及也○辛京杲有罪論死李忠臣於帝前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垂涕曰非卿幾成殘忍刻薄之舉矣批旨寬典左遷之陳惠公起凌陽之臺求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臺也賢哉士也自古聖王之爲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人赦所執吏三事談言微中亦是一法○座右編有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所貴行事歸功恩于主上耳宋眞宗朝嘗

有一臣僚呈一官員犯贓罪案上方讀案遲回間欲寬貸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男便得爲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便赫怒云是魏振男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臣犯贓進案眞宗問曰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科名負陛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惟俟一死而已眞宗聞之云特爲貸罪安置一言而關人生死居君側者其可苟乎

三十功 化一爲非者改行。增註刻本有云勸轉人不事刀筆爲三十功此特用叮嚀勸誡然可統於此條故不另列。徵事左原以犯法見斥郭林宗過諸途勞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大駔也卒爲齊魏忠賢勿。恚恨責躬而已或譏林宗不絕惡人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欲結客報讐以林宗在竟怛悔自止。廣義許魯齋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憫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則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使聞者樂於自勉也又曰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癒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

化人一家好善。發明感化人之功最大感化人之事最難不有以沁入人肺腑何能有轉

移之機乎。故肫誠不至。不足感人。德行不孚。不足化人。積是功者。不偶然矣。

附錄 永嘉許及之世代積善。合家歡欣鼓舞。每遇善端。互相贊助。無有間言。嘗有盜夜入門。家未之覺。許夢盜至。爲巨人持鎗逐之。驚寤起視。外戶已開。器無所失。明旦見一木鎗立於門外。不知所從來。及入廟焚香。廟祝駭稱神手有鎗夜忽失去。許亟取家所得之鎗來。正係神所持者。因述昔夢。聞者皆爲失色。合家好善有此奇報。宜共聞之。

五十功 倡募刻一善書。

發明 卷帙浩繁。獨力難就。勢不能。不嘉賴同志共襄善果。然隨緣樂助易。而倡首勸募難。故功過格於倡者特記功也。

徵事 黃巖縣楊琛未中時。叩一星士。曰。按君格局可望登第。但目今行運未爲大利。且臨場月建有一惡星。必有阻礙。若急欲求中。須勤修善以禱之。公自此留意爲善。偶見友人刻感應篇。私念自己無力隨緣助刻。第十七葉夜夢神告曰。已如君所刻中矣。後果中第十七名進士。按楊公因星士之言。善念已深。亟獲雋者。當非止因助刻感應篇一葉而然。乃冥中即假此以昭顯其報。勗勉之靈應。昭昭而借者可知矣。○武林嚴灝亭曰。予與李燧升辛卯計偕過吳門。李夢壽亭侯誚以廣刻非善書。勸速來學。可以釋罪消愆。及第歸。竟忘持奉。丁酉謁選得漳州司理。還過其地。復夢神督責之。驚悔而寤。及明而緹騎已至。獄底沈淪。終宵怨艾。因取朱在菴說定感應篇書。手訂屬子刻之。且告以故。因捐俸付

◎勸一浪子回頭 徵事 戴獻

遊輩又至忠泣諫再四伯簡常避忠私與其徒會飲呼蒲一日忠知之執刃而前拉其遊者數曰我事主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諭之爲不善家業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我主於地下其人服罪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揮淚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願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卽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貽門戶羞也伯簡慚泣從之數年果盡復田宅

附錄 朱文公葬與其友人子書曰尊公交僕誼至高非悠悠行路者五年官滇南不能奮飛往從昨訪邢關獲悉動定康吏俸薄門庭蕭條是亦可賀第聞家督不屑治生減故業家食數百指不勞尊公萬里內顧耶足下才高器重遠到無疑屬有言者減業以往便須收整講求生計誤不容再凡世家子進好言者曰貴讀書誠貴然生計卽讀書之要大學一經終之理財太史公曰人當而禮義附又曰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免焉由斯以談士欲爲賢人有禮義果由治生始矣少年智思何事難爲幹力未定夾輔在人交遊當愼愼交遊接正人聞正言如水流濕如火就燥以類牽引日趨於正陰移而不自知也毀譽之來蓋不徒然一朝奮精望實大起上慰尊公萬里內顧下補前者忽忽之失足下誠孝子誠悌弟推行以往可以措地扶天豈止家門之隆棟哉

◎用心勸化一人骨肉不睦能令自相和好

發明 眞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以道勸勉曲爲調停使之和好實修眞要路也愚繹白文最重用心兩字有無數委曲在其中若漫然爲之論與人格勸化豈

說而不察情事不中機竅豈止徒費言詞且有因激而愈傷者將欲熄之適以熾之徑遂者之爲害往往然矣可不慎諸○若狄梁公之勸武后李鄴侯之勸肅宗看其因機進說從容款曲何等用心梁公不一言於太子被廢之時鄴侯竟養默於承恩無比之日夫其不敢言者何也嗚呼可以知其風昔之用心爲特至矣

百功闡發一部濟衆經書 發明 胡振安曰或著書立言或發先聖之未發或編輯經傳集諸儒之大成或講明經濟之要或垂示名教之防此皆功在萬世澤及人心有關於世教有益於天下國家功之大者也 ◎**爲師成就一人學業品行兼全** 徵事 許魯齋任

祭酒職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孽而防範之其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令推之日用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謂人之品不同不止凶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其教諄照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遷○胡安定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實行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也 廣義 教法有必當留心者如邵康節教人必隨其材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强益之如程伊川謂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須令之鼓舞嚮進如張橫

渠謂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如宋學士父。朝夕講論。必先以性術德業爲諄諄。如王文康公炎爲村童授書。必令點畫清明。默寫無失。且能明逐字大意。故村童有四書未半。舍而去者。仍得識字之益。不似近日蒙師。徒爲背誦。積久無功也。又如王文成謂凡授書不在徒多。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百字。蓋以句讀之際。必兼訓解。常使精神力量有餘。然後我之訓解能入。又如胡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詩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即楊文公家訓。日記孝弟忠信故事。以先入之言爲主也。又如沈文端每日寫疑難字或文藻字二箇。在木牌上。懸之壁間。仍訓解大意各令牢記。取其以漸而積也。凡此皆教法所當知。○僎仲兼曰。師之尊隆至。與天地君親並。誠以其造之成之之功。與生之養之者不殊也。故受人子弟之託。儻然棄師。便當不憚苦心。不惜費力。愼毋貪安自在。循名亡實。夫爲經師。非徒搬詞衍調之謂也。務將聖賢道理。切實講貫。要令實得於心。其與日用言行相關者。尤須隨時隨事。親切指點。使書理觸處爛熟。可由心得而見諸躬行。則爲文亦必無遊詞蒙混之病也。此謂文章關乎心術。非由經師啓導之功乎。爲蒙師。非僅句讀課誦之謂也。務期弟子儀容端雅。性情敦實。諸凡坐立有度。書冊有所。應對有文。總不可令一毫苟畧。誦讀之際。一字一句。必須分明响亮。覺其吃力。寧使息聲停誦。萬勿使當誦放心。精神收攝。則神智自開。是故爲蒙師者。其任尤難。直當全無作爲。目注耳聽。師之心常在弟子。則弟子之心亦常在於書。自見教專而功易。又須於課讀之暇。常舉忠信儉

勤之語。與之講解。令其記習。蓋從弟子時造就根基。到長工夫自易。此蒙師之功。未嘗不與經師同重耳。

師道凌夷。於今爲甚。人既不重。夫師而師亦未嘗自爲可重。大槩誠心少而忽畧多。群以之爲餬口資生之謀。而忘其爲淑人教學之責。是誠薄俗之深可悼嘆也。○用心化一人忠信慈仁。

【徵事】

房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景伯爲清河太守。有疑獄。常先請焉。員丘婦人列其子不孝。吏請案景伯。伯爲悲傷。入白母母曰。民未知禮。何足深過。汝事我順。但呼其母子來。令見汝事我。當能自改也。乃召其母與對。楊共食。立其子堂下。觀景伯供養。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面慚其心未也。姑徐之。凡二十餘日。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風化大行。○獲偷兒不加責治。脫切勸諭之使改行。並不向人言。【徵事】

曹州于令儀性仁厚。盜入其家。擒之。則同里人也。公曰。爾何乃爲此耶。對曰。貧耳。問需幾何。曰得十千。則衣食足矣。卽以十千與之。既去。呼之回。謂曰。汝素貧。夜負十千回家。必爲人所詰。留之至明去。盜大感愧。竟爲良民。後子俊傑。皆舉進士。○麻城劉公仲輔自少仁恕。初婚之夜。有偷兒入室。公見之曰。乃汝耶。想以貧故爲此。卽檢首飾數件與之。令去。曰。汝今須改行爲善。我終不言。後夫婦白首偕老。嘗問其人爲誰。公曰。已許其不言矣。何必問。公之子璁官侍郎。曾玄皆登甲第。○如二公者。勸化而兼救濟。蓋不如是。亦何以化之必改哉。盛德之及人。可敬可嘉如是。予誠爲之心傾矣。

百過編撰一淫穢詞說若以編撰射利。另論錢計過。出而發賣取利。又計所得百錢一過。**癸明**張縝孫誠人作淫詞。其畧曰。今世文家之禍。百惟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雋話。使觀者魂搖色蕩。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波靡者多。彼見當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布天下。則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誤。平日天良一綫。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胆潑。矣。若夫幼兒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舍性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況我輩既已含齒戴髮。更復刻身士林。不思過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之甚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裨官野史。未嘗不可。逞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況矢口定是隹人才子。容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而況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特誤人。兼亦自誤。我甚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憚與天下共戒作爲淫詞。并好觀淫書。喜談淫事者。○愚按編撰淫詞。古今痛戒。才人墨士。咸知創懲。間或有爲之者。必其極無恥小人。且亦未嘗通文理者也。至於發賣者。其風尤爲難挽。自謂我等無知。博取微利。未爲極惡。則獨不聞稽留之事乎。江南有書賈稽留者。積本三十金。每刻小說及春宮圖像。人多勸止之。不聽。以爲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其立意悖謬如此。至於春宮一冊。引誘無知。傷風敗俗。壞人心術。害人性命。使少

年見之。誤人一生大事。後其妻多外交。安三改適。無子。身復雙目俱瞽。不數年。所刻書版。一火而燼。死之日。棺槨無措。妻女之賤。有不忍言者。

五十過誤一他人子。

二十過咬人一不必訟。徵事

劉某疽發背不效。醫者曰。告斗是夕夢至一殿下。見一王者曰。汝館某家。造端興訟。致兩家破壞。告斗難免也。尋卒。按果報如是之重。而此僅曰二十過何也。蓋此之記過。僅就其言而論。不必其人之果聽之也。若更為之主謀。導之禽緣。致人破家。其為過惡。可勝道乎。然莫非起於咬之一言也。絕惡者絕之於始。功過格正不以一言之徵而輕怒之耳。○胡振安曰。凡人爭訟。多起於一時意氣。解之則大事化小。小化為無。消禍於無形。兩家均受其福。所以過爭訟之事。必當委曲調停。俾釋忿相好。庶幾為天地培養和氣。有一種傾險之徒。或暗中挑唆。或挺身干証。或代捏呈詞揭帖。或包攬衙門打發。得以就中取利。希圖酒食。使兩姓破家喪產。結怨成讐。牢獄之報。子孫恐不免矣。附錄 蘇州黃鑑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產業。為害不少。既而晚生鑑。弱冠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獲寵眷。為近侍。蘇人咸曰。父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復位。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颺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疏。上嘆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亟召至。擲此本示之。鑑連呼萬死。伏

誅遂
滅族

十過 阻隔善書。不使流通。徵事 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欲人。爲善。每。遇。嘉言。善行。輒刊刻施人。夜夢梓潼帝君語曰。汝諸刻已錄報天庭矣。上帝許昌汝後。自是典籍不學而曉。于孫俱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裔也。善書之貴流通可見矣。◎爲師受人誠敬供養。教誨在有意無意間。就每人言一月十過。僅得贊過者。必并犯誤人子之過。才學人往往不能售者。第一在色慾。其次在口過。又其次則爲師受人厚酬而不盡心教誨。此舉世之通病也。人在夢中不覺。競委於命。吁。豈盡命之故乎。徵事 萬曆間京口張某者。有文名。試七次不得採。忽夢文昌帝君怒視曰。天罰至矣。尚望洋乎。爾憶十五年中。豪富相。延東庭。殊厚。汝所授不能償十之一。凡歷五家。皆爲改作文字。欺誑父兄。遂誤其子終身。今爾資用頗裕。猶不思服食所從來。聚徒書室。群習優。蒲。爲師者當如是乎。張不敢答。遂覺。因禁不出戶。方圖自改。一日社友過訪。送不數武。其徒洶洶至。報曰。某生因賭而鬬。爲某生擊死矣。張株連訟庭。財盡悒悒而死。凡爲師者各宜錄此以自警。○王詰字叔宣。家貧訓蒙。屢赴省試。必夢胡僧謂曰。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駿。而不應祿位。年五十餘。又將赴試。夢前僧賀曰。是舉必登第。王詰之曰。君訓童不負。若父母所託。胞恩篤至。故天益君。羨而報。君以祿。因引至官舍。指所陳古樂器曰。君記之。異時當自悟。時蜀公方獻新樂。詰研考備富。場中

果問之。大爲主司鑑賞。遂登第。

五過訕笑人善。發明 人而爲善。君子惟恐不成就之。小人惟恐不阻滅之。存乎其立心之各異也。獨至於今。不必爲惡之小人。嫉善讐善也。眼前庸庸者流。並無奸惡想頭。乃習成一番厭善話說。不曰姑息柔軟。則曰好名立異。或又曰忠厚是無用表德。好人是駭人別號。又或多方責備。偶倣一事。必舉其所不足者比擬之。曰莫爲那事便佳。何必爾爾。故庸庸無善則已。有善未有不惹話說者。直使人不敢爲善。此世俗之所以波靡而難返也哉。◎**爲私不贊成人善。增註** 訕笑之罪。大於率意阻人。阻人之罪。大於不贊成。則不贊成之罪。似宜列一過矣。而與訕笑並列者。詠意於爲私也。◎**見人輕賤聖賢經傳。不行勸諭。**

敎事 武功縣西有寺。積經一大藏。康對山少時。與同庠五友讀書其中。時冬月。四生取經燒坑。一生取衙盛怒燒坑者。斷云皆合絕後復斷。燒洗面水者。排衙盛怒燒坑者。對山心誹之。不敢言。一夕康夢三官云。雖止一次。然已蔑經侮聖。令無前程。顧對山云。汝何不言。勝曰。我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長者耳。官云一言勸解之。可免罪。今姑恕汝。汝其慎之。驚覺。隱誌其事於書末。後數年四生合門病疫死絕。洗面生毋試不利。以教書老。對山常舉其事以爲言。蓋深可儆畏也。◎**見人有怨。不解勸。反甚之。增註** 犯此過者。或以私釁挑撥。或以阿意奉承。記過雖輕。要必小人所爲。君子或未必然矣。刻本有云。兩舌交搆人爲五十過此尤無恥之甚

者不載入附錄陶菴先生吾師錄云秦檜當國時洪忠宣公胡明仲等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爲經畧使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惟以周旋爲志非獨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的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儉巧者承其間微肆一言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者可謂君子王大卞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子韶先生從容言某昔在檢院謫官乃朱新仲授意於羅中丞羅後亦悔之此事既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芥帨爲之祟奈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即云國光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若本自相善也夫秦客語婉矣子韶語峻益所對之人不同耳而一言逆禍則其爲仁人之心一也彼順口詆人者不過求其歡悅避其嫌恡而不知貽害多矣奈何以人之死榮辱爲已結納之具則非仁人之生耶

三過

率意阻人善一言三過若致其人聽從更照其所欲爲之善准過徹事淳熙初司農少卿王曉嘗以平旦訪給事中林儀時機在省其妻曉婭女也垂淚而訴曰林氏滅矣驚問其故曰天將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勅林機逆旨害民特令滅門悸而寤猶彷彿在目也曉慰以夢未足憑無爲深戚因留食待林歸從容叩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以部內旱歉奏乞撥米十萬石賑瞻即有旨如其請機以爲米數太多蜀道不易致當酌實而後與故封還勅黃上諭宰相云西川往復萬里更復待報恐

於事無及。姑與半可也。只此一事耳。曉嘽蹙而去。妻爲機言之。機亦不自安。尋以病歸。至福州卒。二子繼歿。門戶遂絕。此可爲阻善者切戒。◎見人說因果。妄笑爲迂。徵事 唐蘇成性

頑狡不爲善。每聞嘉言懿行。必指爲飾說。見人修善果。必誹笑之。年三十。因訟事破家。貧苦不堪。身漸縮小。遂變爲犬。經年乃死。◎負氣使性。不耐心引迪愚昧。發明 李年字成之。自號一樗子。性沉靜簡默。終日端坐。接人則怡然温厚。與諸生講解。懇懇詳辨。冀其有得。而後已。嘗曰人之性質。敏鈍不齊。有聞言即解者。有再四言而不曉者。教者於不即曉之人。不耐紆緩躁火。勃生益難入矣。要當因其所蔽。反覆開剝。逐層揭之。言則諄詳義歸要約。正於此見苦心妙用。若專喜敏者。以爲快

頑性子有言。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耶。○顏壯其曰教在寬。寬之一字最妙。未化人。先化心。自家忿疾於頑逆耳。強聒則火氣先動。安能入微。父兄之於子弟。有養之一法。從意氣不及聲色。不大處觸人肺腑。甘苦疾徐。自有神行也。夫子稱顏子曰。自我得回也而門人日益親。想其端而虛。勉而一。氣度眞足爲吾道招來。爲後學接引。此所以佐聖稱元勳也。○王文成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便懷鄙薄之。念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見人因忿欲訟。不竭誠勸阻。發明 見人骨肉欲訟之爲害。人每在局而迷。全賴旁人提醒之。至於骨肉欲訟。尤當痛心垂泣。委曲解諭。必有從而感悟者。亦既見聞。視若固然。而漠無挽回之

念其為怵惕惻隱者幾何矣。格中止人之訟。不啻再三。而又惟恐人之不勸阻焉。愚謂勸阻之道。諭以理。動以情。尤當陳以利害。苟非木石。豈終於迷惑也哉。是惟誠心之人能留意耳。

附錄 張洽司理袁州。有兄弟爭財訟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秪為吏胥之地。且昌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凡爭訟者聞之。無不感化。顧英為廣南守。民有楊姓者。兄弟爭產。累訟不休。各以百金入賂英伴許之。比聽訟曰。若所爭幾何。弟白兄匿五十金。英曰。若爭五十金。乃以百金求勝乎。顧吏人出其賂分償之。兩人愧服。陸襄知鄱陽。有彭李二家。因忿爭相誣告。襄引入室。不加責誚。和言解諭之。二人悔咎。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民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譬共車。固知以理以情。只在善諭。未有不翻然回念者。語云。息人一訟。勝於念佛千回。其功甚不小也。

又楊州有兄弟二人。爭家私。訟於官。其弟恐不勝。先以千金送官。官受之。兄知覺。亦以三金獻於官。求勝其事。官並受之。將審。念難以決斷。因密諭獄卒。取二人病狀。兄弟皆死獄中。其官旋以貪酷。革職論斬。陳以利害。若此等事。庸可不聞乎。

一過見人善不褒獎。 增註

背後詆毀為姤人善。當面嘲笑為侮人善。背後不稱揚為隱人善。當面不褒獎為畧人善。愚按畧人善尤人之常情。而不免過者。蓋不特忽人兼亦忽善。殊非樂善無已之心也。 徵事 謝朓為中書令。好獎人才。會稽孔顗未為人知。孔稚圭令草讓表示朓。朓手自折簡寫之。謂稚圭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施愚山曰。大舜與人為善。止是一點歡欣鼓舞之念。

故善量無窮。漢龐士元好奬人材。或謂其多溢美。對曰。善人常少。不美其談。則聲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自勵。念少矣。今拔十得五。可以崇奬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有道君子。咸服其言。宋韓忠獻公聞人一小善。必歛手歎服。曰奇。所不及。如此德量。受用安得不遠大。○魏掞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好名。則慽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爲善之路絶矣。附錄

高子嘗論取人之善。譬如看文一般。將他好處圈出來。即做文字的人連自家還不知。那一句好。被他圈出出便躍然如何不鼓舞興起。◎見人非爲可勸不勸。◎勸化人不得善道。致扞挌不入。發明知非緣云。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工力未透。○劍堵集云。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緩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明道先生曰。大率言語最忌剛直。須是含蓄而有餘味。○伊川先生曰。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且如君心蔽於荒樂。惟其蔽也。故爾。雖力誠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東萊先生曰。氣和者。温裕婉順。望之。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理明者。諷導詳款。聽之心愉慮移。而無無起爭。見却之患。是知勸化之功。決非淺率人可能矣。○史稱陸子壽先生兄弟五人。伯仲自爲師友。而子壽深觀默養。優游而曲暢之也。四方踵門請益者。

群疑輒輟。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所疑而反。蓋動悟。
孚格者有本。而用力事久。人之疾病。皆嘗折肱所語。
人者。浮沉滑濶各中其病而然也。其扞格不入者。寬
需之令自化。嘗言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
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

教人作一切惡。 較自作者加倍。 增註 謂人無惡
事而我教之也。 附錄 王文祿述畧云錢寧死後竄到
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罪在許宸濠晏駕迎立。
雖然。數也。前秦槍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
凌遲今三世矣。問汝在宋是何人。不肯言。後召天壇
道士詰之。道士云。
天律尤重主使也。參諸刻本。或有云與自作者同論。或有云較自作
者減半。總之見人惡事。我不勸阻之已爲過。更何心

贊助人一切惡。 增註 謂人有惡
事而我贊成之
所附列。故載諸篇末。當不僅一言一過已也。 徵事 楊
詢性巧媚。善揣人意。慫恿之以得其歡。丹陽縣令楊
開性暴橫。與詢最厚。每事必訪詢。詢明知其非。不敢
有忤。嘆美而已。後夢神呵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
應與同罪。即日惡疾而死。 附錄 柳勝字平之。邳金鄉
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籍以武斷鄉曲。忮貪惡苟可
攫財。雖親族比鄰。亦反眼不相顧。適有殷述慶者求
爲官。殷之貪惡。正與勝等。兩人驩相得也。自此互爲
表裏。設法斂詐。得錢中分。怨讟之聲。籍籍道路。其受
毒者。則哭而訴之神。未半載。勝以暴死。死之日。七竅
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阻。治棺稽遲。戶蠅
出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
死。越宿僕蹶然起坐。徧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登一

所若世之官府有王者坐殿上吏卒傳呼甚嚴皆下有數卒押二罪人至吾遠視之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即殷官也爲之戰慄須臾引問二囚若隱諱不實者後令棚拷捶撻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勃左右取帖予一省則是記吾爲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常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爲証乃伏辨殿上若有呼曰柳勝殷述慶再押八地獄不以赦原而令放我還宣告於衆壽樟先生卽凶禍之報其應如響世之居鄉居官敢於嗜利無曰者其亦知所警哉余錄之爲天下之朋比爲惡者告